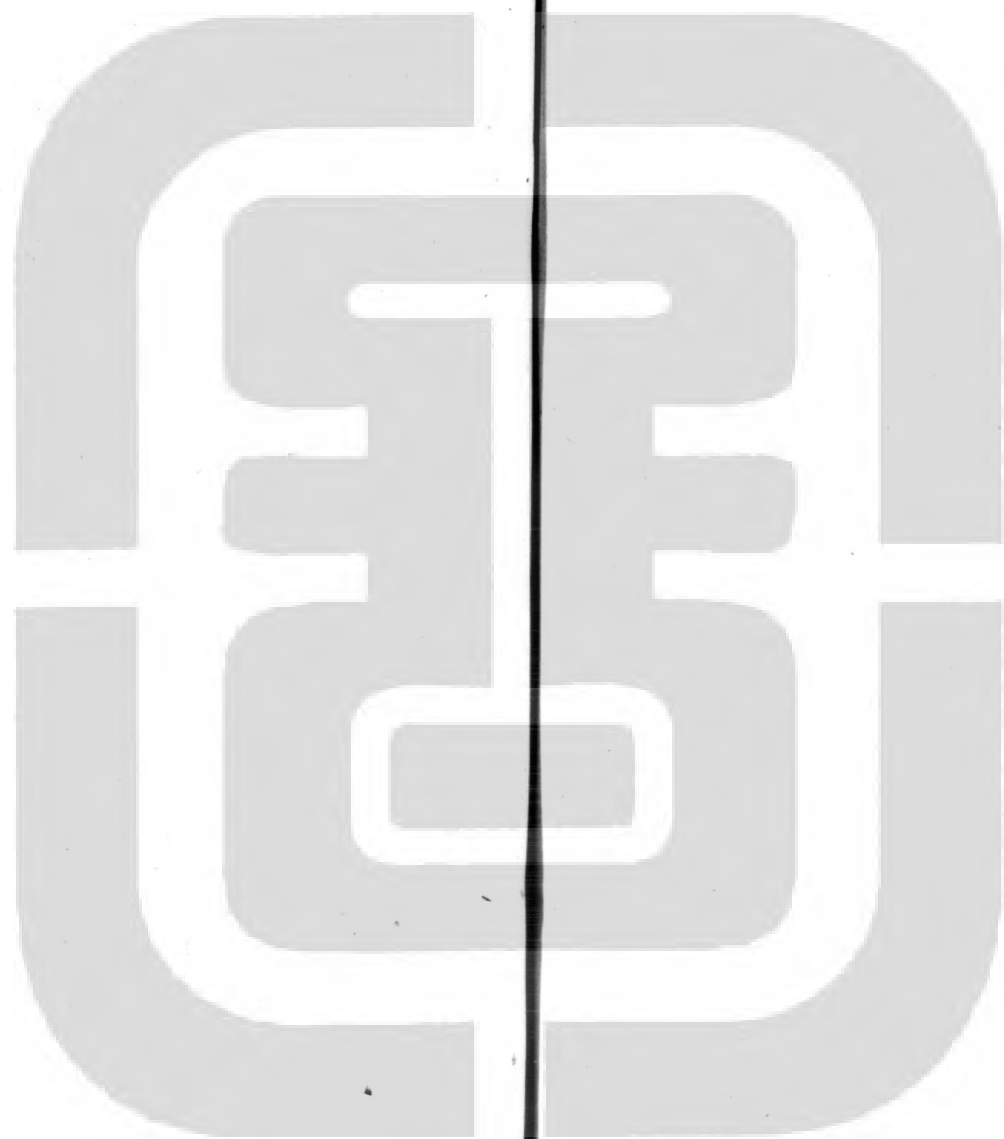




集

卷二之四 奏議



雲隱堂文集卷之二

相州 張鏡心晦臣甫著 子潛編校

奏議二

敬陳中 十二事疏

禮科給事中臣張 謹題爲聖主撥亂中 敬陳十二事以襄盛
治事惟我皇上聖神英武凝精治理天下想見太平邇頃者天象
示警邊烽時發外懼之來迄無虛日此正天心仁愛而欲其奮發
爲中 主也謹稽從古治亂之故我朝得失之林與目前時事大
有關係者臚爲十二款仰禪高深一謹微皇上居心當淵深靜正
一切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人得以私意附會啓僉人蒙蔽
之端失天下是非之實一持平皇上待人當勿意勿必一如天之
監物禍福惟所自取勿以異同爲喜怒以喜怒爲低昂則中外服

蕩平之治一推誠古人坐致太平皆有股肱心膂同心合德今卽
乏人豈無文彥博之度趙清獻之介汲長孺之直望皇上信任優
容使得展布四體以靖共王家一去察皇上求治太迫御下太疑
常使人伺察外事恐姦險得志夫人有不愛爵祿未有不愛身名
者憂讒畏譏致中外括囊拱手非國家之福一辨言夫人心不同
立言亦異有從國家起見有從功名起見有從恩怨起見有從迎
合起見太抵小人之言知小昧大貪近忘遠聽之若可採行之必
有累皇上雷電合章宜留心照察以絕僉邪之竇一用人夫生材
不易知人更難皇上但從容歷練之幹濟自出漸漸淘汰之品識
自見若以小善而用小不善而舍欲圖事功急就必爲愴佞所乘
旅進旅退徒傷皇上知人之明一慎刑罰夫治亂世從重典皇上
深得此意但典重則用不得輕古者法行而天下懼服故也若以

一青小誤槩厯雷霆犯者不足惜蕩國體而輕冠裳灰後來任事
之心一抑躁競人情貪戀祿位抵炮鑽營或計圖燃灰或勝氣挑
激試察其意欲何爲恐非爲社稷也此輩手可障天術能使鬼空
善類傾人國宜因事堤防以杜夤緣之逕一責成功夫君擇大臣
大臣擇撫鎮凡職司用人者宜一力承擔著實振刷選用真正邊
才得則同功失則同罪勿令後來推委再誤封疆吏部原有保舉
連坐法請先自用人之人始一收人心連年災旱空匱已極近因
兵亂瓦解將成臣以爲近畿之民萬萬宜蠲租以示德意其餘災
衝等處勅撫按加意軫恤勿因催欠之使四出令不肖有司苛督
其民致生內變雖今之需賦急於往時而今之民情更危於他日
收拾人心所以固邦本也一實訓練近日之兵新者烏合舊者積
弱卽京營十餘萬附在輦轂下尙不能整頓何以責九邊望當事

者急選智勇邊將操練京兵除城守營外但得精健家丁五千勇
敢戰卒三萬卽以兼人之餉餉之未爲不可夫及今早爲尙可漸
實根本若復相沿不改是委多餉而務空名也此事非政府與樞
臣深計熟圖十分振舉難望其濟一馭大將古武臣專閫成功輝
映史冊皆從和衷共濟中得來故有撫士卒解衣推食馭裨將撫
臂下拜者豈可以體統相加勝氣相抗臣度今日之事終需一文
臣提督而文臣掣武臣肘樞輔詳言之矣便宜勅樞輔承任以樞
輔地位尊重馬世龍等其素部將可以臂指相使分義懾服東西
合勦事宜一以委之必能有所建豎而掣肘可以不慮此十二事
皆今日喫緊關頭救時急著臣實積慮千迴齋心旬日方敢冒忌
諱昧死陳言伏祈陛下留神省覽深味力行於聖治必有小補臣
無任惶懼待命之至崇禎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留中

敬陳修省之實疏

題爲敬陳修省之實以回天心事臣待罪禮垣與聞災異自去冬

天象垂戒 丙 雖邸報不傳星祲之變無從得其詳然亦足

以見天人相應之不爽真可畏也頃者八春徂夏風旱異常水雹

示儆近復日色慘白沙塵漲天者幾爲固然覺舉目黯淡全無開

霽清朗之象臣竊憂之夫旱之氣爲驕爲鬱風天地之使也故號

令之行上不拂下下不悖上則順又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雹者陰脅陽也其兆爲臣下奉公不効陰

謀搏激日者照臨之象主長養恩德故政理平明邪氣不作則時

日五色雨者澤也不雨爲地天之氣不交而解澤屯也臣請爲皇

上申言之今天下世道何如哉士驕於序而蔑等凌尊賤各迂義

賦詩飲酒口舌緝翻盧蒲聲妓放浪繩簡下者把持官吏武斷里

左不曰浮薄而曰曠達不避強悍而誇氣力今天下盡人而然也
始猶盛于南而今且熾于北其勢不獨師傅不敢問守令不加束
卽督學者稍見嚴峻而哄然于環橋不減庚癸也民驕于野而棄
產蕩生聚徒糾劫惑志妖邪焚香立會委身綠林白晝操戈其間
左無知與逃兵無歸者望而爲壑此輩信符術堅于王法死徒黨
甘于鼎鑊現在鼠竊蜂屯而曹濮之間永河之際爲甚勢可斬木
揭竿一呼雲應正如厝火積薪乘時而發也公論鬱于朝而士氣
多約結之端越俎有代騰之類高下相引大小相煽黑白任心操
縱自如又有浮譟無識輩人幕深堅不恤外議簧鼓儕輩相怨一
方真似形消東西向易識者所以窺姤遞而興悲也所謂驕與鬱
之積也此其悍亢蘊隆之象皆足以早至我皇上居高倡下處窮
則變變則通之時立寬不絀威不猛之極有風行之德而但恐時

勢之來因革太易或者令多變歟政太苛歟制太煩歟威太猛歟
上出之而下未必行下行之而實未必當甘苦燥濕之際未必其
盡調而匹夫匹婦之心未必其盡合歟抑或君子屈于野正論屈
于朝歟按春秋之解有一于此皆爲拂爲積而風應雹者陰凝慘
害之氣所結而成三月盛陽何從有此臣考春秋雨雹必書僖公
二十九年雨雹下註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下註爲季氏皆徵
應不爽大抵臣下事權專一之所致也先王之制一人主威福于
上其下三公九卿百執事以相參也故權有所制而事有所平夫
專之爲害雖公亦失而况于未公則乘偏積重復何底止今聖天
子大阿獨攬豈其有此而參之天心人事若不幸而有其端矣堅
冰之漸可爲凜凜恐國家將受激搏潰決之症爲禍不小至我皇
上離照當空無幽不破無微不燭有日之象焉亦旣濯濯赫赫耀

八荒于震且矣然得無精以屢用而疲歟明以索照而窮歟英察之極時或微有所乘少有所借歟鑒臨之下或愛而忘其惡或憎而失其美歟窮簷蔀屋深山遐谷民隱隔于九閭而目前不免一指歟此陰靈慘白之應也而其要總在于堂階之相親釜鬻之不隔朝野精神之常爲流貫和衷德意之互爲疏通則上下交而其道合之說也往年皇上召對之際科道官得從諸大臣後魚貫奏事邇者軍機旁午時事倥偬召對頗覺稀矣而又或揀宣或獨召諸給事中御史曾不得望天顏而伸莛芻焉耳目之用得無有偏廢歟往年皇上省覽奏章批荅如流而近則漸有畱中臣極知聖明念軍旅之際多指亂視又或議論不當槩置之以爲無妨而臣則念諸臣之立言亦既各陳蒼素皇上之鑒別自應顯示從違間有疵謬明加切責此皇上雷勵風行之體也奈何畱中日積令披

忠陳言者揣天聽之高於不可知之域則聲氣之通得無有窒碍歟四郊之困苦顛連遭乾坤劫數各省之流離顛沛如水火益深或者陛下恤念之餘詔行之爲善言而下奉之無善政則宣達之際得無有壅滯歟古者大司寇聽斷如流獄無稽訟于是乎肺石無號而沉滯得釋海內誦陰隲焉若一事而畏首畏尾一獄而且前且却深文者取以護身明法者憚于執奏其于出入同律之旨法官持平之論得無有沾滯歟况我皇上亦既屢下廷臣平刑之請朝野欣欣想帝德如天之且且暮遇也而臣猶有根本之論焉夫皇上之心與天流通只在淵默之中一念慈則景星慶雲一念忍則蕭風慘日故刑非必不用也而在有不欲用之心寬非可槩用也而在常存夫有餘之念昔馬謖街亭之敗諸葛亮揮淚斬之謾亦至死感服屈于法也太祖語徐達曰胡左丞相失律就軍中

新之足以警衆必送之朝廷則當議其功罪此爲法受罪亦五刑不廢八議之明證也但望陛下存禹湯泣罪解網之心以感動上天好生之德而已諸如此類皆臣按春秋之嚴旨考五行之徵驗確確乎著于往昔而符于將來者恭循職掌敬陳天聽以當修省之實事焉伏望陛下留神省覽閑處士之橫甚于洪水之在人心銷朝野之亂不啻舟中之有敵國以見覘消陰慘搏激之權以明達普麗日中天之照而又居高聽卑股肱耳目無偏廢之端九闢萬里有流通之象仍飭廷臣各矢精白宏開衆正之途并適太平之軌可否相濟陰陽得所形和氣和天心叶應社稷亨泰之休寇賊喙伏之應端必繇之又豈止雨澤霑足而已哉抑臣又有請焉臣二月二十七日恭具中 十二事一疏仰効芻陳俯披血忱實實從國政矢一得者閏月以來未蒙簡發臣不勝惶懼伏祈聖明

省覽批發如其言有失實并望皇上譴責俾臣知所省改臣緣反覆徵應之理字頗逾格惟聖明宥焉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旨近來亢旱風霾委宜修省張鏡心果有昭格實事正當顯切條陳何迺牽蔓隱伏如專權乘借陰慘搏擊等語有何確據還著明白說來緒字錯寫改正行該部知道

遵旨明白具奏疏

奏爲遵旨明白具奏事臣于三月二十九日具敬陳修省之實一疏奉聖旨近來亢旱風霾委宜修省張鏡心果有昭格實事正當顯切條陳何乃牽蔓隱伏如專權乘借陰慘搏激等語有何確據還著明白說來緒字錯寫改正行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悚惕臣邇來積人事與天心感召憂勞成疾因陳徵驗反覆援引古傳不

及裁汰字限逾格誠有之而責臣隱伏臣何敢焉謹據實爲皇上
明白指之夫專權爲誰則王永光也臣考立官之法大小相維輕
重相制綸扉心膂之思尙書喉舌之職臺省七品小官也叨耳目
之任亦得隨閣臣後議天下事而與六曹相識察道無取于雷同
事正欲其糾駁此祖宗立法之深心也自永光素行不厭于人心
而居心不端用人不當能復見于天下於是明糾隱刺者幾遍在
廷而劾之最多最直則臺臣毛羽健田時震吳牲等事事相駁針
針相對以發其用人之失則吏科陳良訓也此自皇上所知忽聞
邸報見三月中陳良訓田時震等外轉于是舉朝驚歎謂冢臣之
權誠重而都察院亦風憲之司六科亦侍從之列各察其屬各主
其議而永光欲以一手扼之耶夫年例一節都察院吏科之所開
不公也或易之而執守不變也永光宜據實上聞是忠告可行于

同列白簡可加于失職也或良訓時震等而果玷官也有京察考
功之法在不應從年例起見卽從年例起見亦宜參咨送之不當
者而令署科署道者另行咨送豈不亦用舍聽之至尊清議歸之
公道存院科之職掌明吏部之無私哉何永光不明不白專擅狂
肆卽取開送年例者而年例之取都察院之不年例者而年例之
從此西臺不得操察屬之權掖垣不得與公論之柄而只有一膽
大如天之吏部且將胥言路而仰鼻息焉皇上以爲專權耶否耶
况永光實有憾于二臣跡其所爲似有挾于二臣者果有所挾恐
三品四品腰金蓋黃者非劣轉之資如二臣而尙堪任使也永光
何不可置之以爲藥石之助釋之以避報復之嫌而必欲眼釘喉
刺急急麾斥之以爲快耶永光此舉亦太手滑而心龕矣壞祖宗
之法度奪廷臣之職守摧陛下之言官剪自己之讎忌皇上以爲

陰謀搏擊耶否耶臣見昨年永光面請皇上處分羽健乞今耽耽未遂以爲大權在握何如下手自我者之爲便于是乎肆行無忌也以皇上何等聖明而永光爲此則履霜堅冰之漸臣所爲凜凜也至附逆一案陛下力持之永光力矯之豈金石嚴諭永光獨不聞耶豈海內如許人材偏一二媚逆之邊臣可燃灰耶目前因薛貞一事處及刑垣亦足見皇上之惡惡若是其嚴也而王之臣首登啓事豈真見其足以滅寇復一力保舉乎抑實有一段媚緣臭味相膠結而不解乎况人臣有忠心方建顯業袁崇煥何嘗不小有才也而媚臣無骨遂陰幻敗事亦足見媚逆者之無成功矣而必欲取潦倒頌逆之人而用之是何心耶臣微窺其意蓋乘國家多難之秋借皇上破格之語遂脅皇上以用人而巧試其呼朋引類之心耳永光亦人臣也公然敢背明綸皇上以爲專權耶否

耶有所乘有所借耶否耶獨近日覺發司官弊竇一事似乎有振刷之象焉而臣以爲非也夫永光此日之所發卽前日之所行也永光果精明正大當日更該厲色駁案呈者以立絕竇緣溷冒之逕豈不截然毅然足服人心何以直待今日恐皇上看破始手忙脚亂而自首耶不知而爲之是不明也知而爲之是以司官陟而溺人以自解免也此其人陰耶否耶總之永光善幻用邊臣誤國則曰人欲之責保任邊撫則曰人薦之該部一切吏弊不除則有司官任之是永光只陞堂僉押隨班啓事成則居功敗不任罪便足了尙書職業豈不羞喉舌而辱天下士耶自永光逐良訓等而延臣相目憚其腹劍舌鋒迄無有昌明院科之職掌以入告者臣奉旨首犯兇醜當先道破則永光之恨臣入骨又逾諸臣百倍矣計必陷臣噬臣不假手以殺臣不了者臣爲皇上言官知爲國家

指佞發姦以是非聽之輿論以公道埃之千秋而已臣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崇禎三年四月初五日 畱中

巡青舉劾官員疏

督理巡青給事中臣張 謹題為循例舉劾官員以昭勸懲事臣
惟我國家之制京邊並重京糧僅什一邊儲而牧政所關仰佐朝
廷軍旅之需俯裕諸商飛輓之命故巡青役竣例合順天七府山
東河南兩省徵解京糧之地取官評而殿最之然災荒薦至之秋
士馬雲興之際民力竭矣敢策東郭之鞭度支蕭然誰佐圉人之
政所為苦心徵解調停於上下緩急之間不病民不病國者非良
有司奚賴但輸將過數在賢者已解及二年而積習因仍在怠者
仍虧及故額項因同事道臣員缺臣念爪限已逾奏册半繳不敢
遷延謹據省直報到官評而尤一主以京糧之完欠為皇上陳之

直隸則開州署印本府進士推官李一鵬舉人知州則定州王都
英趙州賈師達冀州周鼎新易州董應圭進士知縣則滑縣張忻
清苑縣崔泌之元城縣王都寶坻縣史應聘魏縣宋賢清豐縣宋
應亨真定縣陸卿正東明縣李虛白元氏縣戈允禮南宮縣今調
良鄉縣石鳳台永年縣趙志孟邢臺縣趙秉衡邯鄲縣趙振基永
清縣王象雲武清縣王國訓獲鹿縣今調固安縣秦士奇平山縣
閻嗣科南樂縣孫晉雞澤縣陳于階河間縣原毓宗衡水縣葉廷
秀內黃縣楊雲梯安肅縣荆祚永濟縣張肯堂文安縣秦世英長
垣縣張國臣曲周縣李鑑廣平縣署印本府通判陸芳裕舉人知
縣則寧津縣朱佳齡東鹿縣閻炤沙河縣左珮玳臨城縣鄧紹禹
新樂縣于秀獻縣李粹白灤縣沈域大城縣孫應對肥鄉縣譚誠
言威縣楊惕知藁誠縣霍俊士樂城縣榮本仁栢鄉縣湯洪先寧

晉縣王家相武強縣王垣吳橋縣畢自寅新河縣孔汝孝東光縣
官成青縣臧嗣光鹽山縣黃映魁南皮縣王所須鉅鹿縣李應節
選貢知縣則清河縣李遇春大名縣馬景行內丘縣雷鳴時贊皇
縣楊承誨深澤縣王啓胤山東進士知州則臨清州萬戶侯舉人
知州則濮州王廷對進士知縣則歷城縣呂黃鍾益都縣田首鳳
卽墨縣楊錫璜掖縣洪恩炤諸城縣王懋學臨淄縣耿胤樓堂邑
縣韓法愈淄川縣郭永泰聊城縣楊義章丘縣錢弘謨息縣劉含
輝壽光縣張弘道濰縣秦熙蓬萊縣高鳴鳳夏津縣王之禎文登
縣賀王盛安丘縣張煊霑化縣李景廉滕縣荆爾植舉人知縣則
青城縣張希哲朝城縣衛岑泗水縣李貴和長清縣李韞秀新泰
縣李春萼鄒縣黃應祥金鄉縣李國泰單縣王萬年在平縣姚九
官清平縣張應選博興縣黃繪昌邑縣李聯芳齊河縣姚延慶陵

縣戴文斗利津縣張柄星萊蕪縣詹仲丘縣徐州儒沂水縣蔣希
舜日照縣趙世貞鄒平縣武用賢選貢知縣則新城縣田旣庭觀
城縣堵應畿臨朐縣梁大成齊東縣胡靖共肥城縣翟陵雲河南
進士知州則汝州關引之舉人知州則睢州解應元裕州張慎行
陳州張國仁禹州田京源光州楊子鳳原任鞏縣知縣今陞磁州
高紹光進士知縣則杞縣宋玫河內縣金煉色臨潁縣靳光先永
城縣賀鼎雒陽縣尹洗固始縣王萬象安陽縣張聚秀汝陽縣劉
令譽偃師縣張宸極臨漳縣許國士南陽縣包虞廷陳畱縣元珍
通許縣申嘉言太康縣涂有祐封丘縣李可植祥符縣宋琮偃城
縣韓源商丘縣張宗孟商城縣商周初武安縣劉開文林縣相大
成輝縣秦廷奏鄆陵縣王廷賓蘭陽縣李師沆新鄭縣張國士寶
豐縣張問行永寧縣劉士名長葛縣詹承祉濟源縣靳聖居舉人

知縣則中牟縣傳弘京唐縣黃日炳滎澤縣龐杰襄城縣孫光祚
修武縣朱之儒新安縣符棐邲縣蔡邦瑞夏邑縣何斯美登封縣
郝弘猷息縣李久照武陟縣郭騰躍洧川縣沈惟耀溫縣傅亨祚
嵩縣李希白虞城縣路玠尉氏縣趙利珍魯山縣郝光晉扶溝縣
黃鯤靈寶縣岳惟岱河陰縣張洪先汜水縣張懋華考城縣程之
試沔池縣王雋舞陽縣周維新選貢知縣則汲縣史熙治上蔡縣
羅袞新蔡縣鄧時舉洹縣孔聞諦泌陽縣高岸陽武縣柴國弼南
召縣陶致煇等治厯思減政祛害馬鈔催科於撫字慄慄乎朽索
之御六飛佐牧養以塞淵恢恢乎天閑之馳峻坂無負求牧與芻
之寄允爲追風逐電之材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其
未完六分則魚臺縣選貢知縣劉文明獲嘉縣舉人知縣梁應奎
淇縣舉人知縣崔庚胙城縣舉人知縣郭承蔭除劉文明會經論

劾其獲嘉胙城淇縣等處俱係十分災傷見於按臣吳姓疏者甚
悉且報稱見在起解則拮据災邑倍苦應限二月終解到查議其
未完八分借買遼豆則曹州進士知州胡璉滋陽縣進士知縣詹
胤昌曹縣進士知縣盧柱礎東阿縣進士知縣李經世嘉祥縣歲
貢知縣施寶正在地方縱有捉襟露肘之虞在各官實爲剜肉醫
瘡之計俱報補解在途應從薄罰其未完十分則東平州舉人知
州趙之璧平度州舉人知州袁希顏濟陽縣舉人知縣聶士弘邲
城縣選貢知縣孫國龍城武縣選貢知縣張正嗣蒲臺縣舉人知
縣胡棟壽張縣選貢知縣趙灼曲阜縣署印縣丞顧舟同膺牧養
之司甘爲悠忽之舉卽云民賦不前何至分毫未解趙之璧聶士
弘孫國龍袁希顏或經嘗議或經致歸欠旣係其任中責難及於
見在並應拈出張正嗣胡棟居官狼狽趙灼經人訐告據冊註之

昏庸宜催科之不効所當重加罰治者也總之職業之勵繇功令之明前歲直隸大名等處以那借題叅故今番徵解獨蚤遂令賦無逋窳其次則河南雖處災荒之地猶見輸解之勤而山東之逋稅獨多焉所以臣之查叅亦多一程以京糧之盈虧而非臣之有偏苛也伏祈勅下該部將李一鵬等移咨紀錄擢用行取張正嗣等輕重罰治則勸懲明而吏治與牧政俱有賴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正崇禎三年四月初六日奉 旨吏部知道

制禦當講勝算疏

禮科給事中臣張 謹題為制 當講勝算防 勿徂目前事項者烽火初熄名城屢復畿輔一片土 而蕩滌之如置官分帥生聚教訓復墩伍繕邊城亦既鑿鑿乎言之而臣以為未也今天下最難辦者不在一守却在一戰當并防者不 兼有

蓋守補亡羊之牢戰勵焚舟之氣 為飽颺之秋 處鷲伏之勢故抱深遠之慮者當東西并重而其要一主于能戰能戰則金湯增堅器械增利不能戰則萬里長城原難定中外之限千般火器亦止辨憑城之需似乎 國長駕遠馭 遐荒之畧尚不出此臣請為皇上陳之 一去一來迄未 也 似撫非撫

尚作觀望也總輕我之不能戰戰之不待再計甚明也第恐邊臣幾幸 之去葺巢守戶僅爾補救于目前徼幸 之款怡堂玩日甘作偷鈴之掩耳此非廟堂上與督撫道將提掇震勵以全力副之恐終日言戰終日未能戰如從前悠忽之病正未易振起耳雖然戰有戰之氣而今則有其氣貫甲枕戈朝夕對敵腳根定矣野戰拳旗攻城破壘先聲振矣此所謂方張之氣也戰有戰之勢而今則有其勢勁卒猛士四方雲集羣力并矣良將謀臣九邊拔萃

羣策舉矣此所謂可乘之勢也從此做去再歇手不得勿以小勝而有喜心勿以小安而忘遠志自幃幄之臣以及闡塞之帥實實有一段臥薪嘗膽之苦心實實有一段激勵鼓舞之妙術實實有一段同甘共苦之恩義實實有一段親上死長之真誠實實有一段簡練較閱指臂手足之照應而尤望陛下飛檄大布于軍中日國家之所急在戰廟堂之所課在戰修邊築城有巡督之特遣不以分爾虎臣壯士之思招撫安集有守令之肅司不以課爾建牙秉鉞之任五六大將非練成數萬之貔貅不錄功二三道臣非監成各路之精銳不課職一二撫督臣非制成堂堂正正赴水蹈火之將士不紀績卽不時差科臣闕視亦止察將之方畧士之勇怯技之長短噐之堅脆專從此處作薦彈而風聞名法之繩束不與焉譬之一身腹心耳目手足發皇震盪則神必王譬之一家主伯

亞旅僕從同心合力則勢必壯將見赫赫濯濯撫熊羆虎豹之雄奏折衝禦侮之烈我有必勝無慮其不可勝敵卽不來吾有以待其來從此 之恥永雪 導入之罪可問 飛鴉之

音可革而 義名封故事且不講而自定矣又何難與殷武周宣比隆而度盛也哉此今日制 定算出修繕守備之上者有如此伏祈陛下申飭東西撫鎮抹馬厲兵大振軍實以制萬全勿僅作補偏救弊草草收拾著數則封疆幸甚崇禎三年五月初八日奉旨兵部知道

請告疏

謹奏爲

感痰病深勢難供職懇祈聖明放歸

調理以無曠職業事臣初九日具宿疾偶發一疏奉聖旨張鏡心准暫調理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伏枕垂涕不勝感激方擬

眩嗽畧止刻日見朝仰謝聖恩不科病積七年感深一旦五月二十四日夜半痰升氣塞精神惶躓雖肢體如故而官竅冥逃頽然一廢人也揔緣憂勞過度飲食減少元氣既虛風邪復中不覺委頓至此臣七旬老母相依旅次衰病之餘撫兒徬徨臣父望七頽齡隔越千里倘聞臣病若斯不知驚憂何似臣用是百痛刺心奄奄枕席思去年以一官睽高堂於兩地今日又以疾作貽風燭之驚皇不獨性命堪虞實恐椿萱兩負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矣且近日差回新補諸臣鱗次闕下而禮科又事少人集彈冠展采者濟濟臣獨非人情甘就枯槁止以二豎窺心六脉無主數實厄臣臣亦無可奈何此同垣掌印官耳目甚悉者國警旣平微臣無窺避之迹考選需次六垣有候補之員雙鳧乘雁何有何無是臣在而因人廢事臣去則朝推夕任也臣同官聞可陞去年感病調

理不愈蒙恩回籍查例實與相同不得已仰祈聖慈照會典舊例准回籍調養或照隆慶間題奉欽依著本科掌印官查明代題事例覆驗情真具奏俾犬馬之恙就醫里門從此不遽隕溝壑與雙親聚首將世世祝天恩無窮矣臣不勝激切陳祈待命之至崇禎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旨張鏡心着調理供職不准請告該部知道

于役滇黔敬述見聞疏

禮科右給事中臣張 謹題爲微臣于役滇黔敬述見聞仰備聖明採擇事臣客歲齋詔天南一行萬里雖分不與聞地方事而夜即昆明適丁多故轍足所到耳目頗真敢不敬陳以抒一得竊念滇黔界在遐邇諸苗彝土司實逼處此年來有事識者謂國威之伸與不伸係彝土之觀望背向不可不慎也憶臣抵滇之日聞普

酋勢尚驚伏氣已鴟張人人有屠火積薪之慮今果一發莫制隕
我名城屠我將士義實不容不討而討之力欲合也討之謀欲定
也土人之言曰酋狡黠實甚猶幸其子幼而讎多也酋出沒險阻
猶幸諸土司境壤相錯識其地利而悉其伎倆也以衆土司戰一
土司勢必力詘則以彘攻彘力當合也黔督擁節制之各處內顧
之勢果難移鎮搖初定之人心然累年用兵軍實簡練如鎮將王
國禎張雲鵬范邦雄者督臣朱燮元曾向臣稱其智謀勇畧表表
南中不可遣一人爲犄犄之師乎商弁之敗固不可因噎廢食也
則同舟共濟力當合也第用土司當有駕馭土司之法真真挾一
段恩信浹洽鼓舞或懸以事成之賞或許以普酋之地使畢力用
命偵其出入悉其情形探其巢窟用間用奇務制敵擒王無僥倖
浪戰而後禍種可除凡無謀之鬪卽斬獲時聞于勝敗之數終無

所與則全勝之算有制之兵謀當定也而其要以速爲主夫天下
之事未有不濟于速而隳于遲從古之兵未有不成于壯而敗于
老况此時我在半勝半負之間酋在乘我易我之際以新撫朝氣
糾合上司厚集軍馬正用銳用壯可再不可三之會也若是悉謀
畢智一舉蕩平則遐方永賴不然而師老財匱中國之物力何以
給東南持久氣衰彝漢之人心何以重收拾請看安奢一事禍結
十年今茲國賦何如往日是不可爲凜凜哉若黔之事則亦有可
言者自督臣用撫後地方頗見安戢貴陽而北故帥胡從儀之威
惠部落傾心威清而南道臣朱家民之布置名城鼎峙且鐵橋劄
空旅次鱗集庶幾復見漢官威儀獨是臣過貴陽時安位差漢把
周廷甫向臣投揭刺刺言水外地臣嚴麾其揭謂我使臣不與黔
中事且有督臣下撫初議在况未撫之先水外奄爲我有豈得叨

解網之恩起望蜀之念始逡巡退去大抵水外之地甚腴安得之
成昔日之富強我收之資目前之屯種且也貴州千里皆山石多
土少生聚不托于耕屯官軍仰給于內省今幸有此一塊土則民
命可依督臣且次第料理爲一時百世計固無待臣言之畢矣總
之國步惟艱南方多事安酋方戢普熖復張滇之戰新撫臣宜致
謀致決黔之撫舊督臣必始之終之伏望皇上鑒悉情形採擇下
部蚤抒南顧之憂克底善後之績則遐方幸甚崇禎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具題十一日奉 旨這奏內事宜著該部確酌具覆

懇祈聖明深維根本疏

題爲國勢大敝極壞懇祈聖明深維根本蚤賜綢繆以救危急事
臣適從遐方來見吏治無一處不貪汚民生無一處不窮蹙盜賊
無一處不隱匿武備無一處不空虛撫按無一處不博長厚而安

苟且則惕然曰是天下將亂也已又見星變日食天鳴地震土裂
川湧臣鄉草木皆兵風霾移舍尤千古未有則又惕然曰是中原
之變將起天其示我也正擬繪鄭俠之圖揮賈坐之涕而山右不
戒靈陝震鄰之報至矣東省不戒登兵攻掠之報再三至矣嗟嗟
邊警憑陵人心思亂流寇蓮妖之聲勢東西倚伏而悍兵返戈六
城連下此誠呼吸安危之際而瓦解土崩之漸也不識當事者亦
曾思夫亂之所自起所繇成所必至否亦曾籌夫救之孰爲急著
孰爲應著孰爲備著否此而速圖之已焦頭爛額此而泄泄焉是
以皇上之國家爲僥倖也臣請得而直言之方今三空四盡敲枯
髓削針鐵取百萬金錢付之登撫曰牽制也 也凌之役水援
阻風陸援倡亂是費九十萬之餉養不稽查之拔扈而旋以無節
制之兵釀不可收拾之亂形孫元化之肉不足食而追思往事可

勝懊悔臣謂變之繇起者此也然使地方撫臣真真有戡亂之才則旋起即可旋消實實戒前車之覆豈一誤可容再誤乃余大成招叛踈防蒙陛下幾次溫旨當之氣驕迨迨兵流禍經陛下一番嚴諭置若克耳于是變起愴惶半籌莫展玩寇而致再敗拱手而授數城嗚呼大成昏庸執拘小犢破轅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迺固位隱禍以至于此不知何以償此六城士紳數萬生靈也臣謂亂之繇成者此也悍兵初譟狂逞東南識者料其飽掠颺海夫颺海亦隱憂也而今恐不可得也聞數日來白棹惡少饑民盜孽從之如雲所以攻城屠邑勢愈猖獗審若是也逆兵將股掌庸撫玩視官軍其進也無堅壘之虞而亂民擁戴驕卒倡導其退也恐有遮馬而諫者矣漸積南下則河漕震漸積西過則漕濮應大名廣平之間平原易度捍衛守禦之著大畧不遠斯時也東寇西則西矣

西寇東則東矣凡泥不可封大行而建瓴或反借大河也臣謂亂之必至者此也至目前收拾之著亦大難言矣憤激者之言曰失陷城池部兵劫掠有祖宗三尺在不治之無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而臣曰否法無錯貸皇上斷不二臣寬虞其臨敵驟易節鉞虛懸也姑息者之言曰立功自贖大成必當感奮而臣曰否閉門誦經者見名城之墮心膽與之俱墮養虎貽患者恐降撫之兵肘腋卽爲伏兵不獨聾瞽不可司視聽而禍患恐復在蕭牆也追論者之言曰登兵潰登撫収之或可底定而臣曰否平日不聞恩威遇變豈能戡戢况此待救于西江彼遷延于時日兼恐領來之遼兵遇已潰之遼兵相視投戈也然則柰何曰駕馭兩撫而用之誓焉可也大成癡人也妄覲三尺之法不加于清執望皇上示以莫貸之條仍密諭出降卒于戎伍使殺敵自効除內憂也親士卒于行間

無焚香退敵作兵氣也匪望割于鉛刀聊人心之繫屬又嚴諭府州縣誓死戮力堅壁固守失城者法無赦恐登兵卽悍不悍于邊鋒堂堂二東豈盡出寶坻密雲下且土兵勇士自不乏人在守令之用之也若登撫者思保首領急補東隅果部曲之威行無抱薪而救火則一臂之助未爲不可此急著也然而不敢保也諭總河制臣以修備修禦于濟寧諭總漕督臣以秣馬厲兵于淮上張聲援而阻南下也諭德清道臣以同室之纓冠諭大名道臣以牖戶之撤土而磁鎮毛兵尤不得移動一步以潰三省扼要之隄防鎮曹濮而寢西突也此應著也然亦不可恃也有備着焉望皇上諭二三大臣汲汲講求知兵定亂之真料或聚材輦下或借材近鎮敢一力保舉者憑皇上揀擇而推轂焉以竢再旬之內禍滅功收則聽兩撫之桑榆禍延事急則出禁中之頗牧夫變不可狙人不

易得臣見近日戎政一推在廷諸臣大費推敲因及在外在籍夫及今備之已爲掘臨渴之井補亡羊之牢若復悠悠忽忽不思應手之人直待二撫橫決而後左瞻右顧莫効將伯之呼也天下事不忍言矣總之從古國家之亂不在外患而在腹心腹心潰而外患乘之遂至不救臣所以反覆千言効痛哭流涕于根本者如此而儲材備代庶應變疾馳實目前綢繆第一義望皇上俯賜採擇速見施行無任諸臣優柔養禍付國事于一擲也臣因條陳詳悉字限逾格望皇上鑒宥焉臣不勝激切待命崇禎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這事情已有屢旨並鄰境省直撫道各官悉力防禦著再行嚴飭至知兵定變之臣言官果有真見卽著據實奏明以備選擇該部知道

荐舉知兵重臣疏

謹奏遵旨據實奏明事臣于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准兵部職方清吏司尙寶司卿管司事李繼貞手本內開臣題國勢大敝極壞懇祈聖明深維根本蚤賜綢繆以救危急事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這事情已有屢旨併鄰境省直撫道各官悉力防禦著再行嚴飭至知兵定變之臣言官果有真見卽著據實奏明以備選擇該部知道移會到臣臣欽此不勝悚息夫知人自古爲難求知兵之人于今日更難臣何人斯敢易言此但念悍兵方張六城破竹誠恐再有決裂燃眉之急定不宜西江之待此臣前疏中所以有輦下近鎮等語蓋望吏兵大臣蚤擇以備速遣原非有專指也然仰承天語煌煌下問臣又何敢不勉對以副虛懷夫輦下有先于兵貳者乎誰爲會推有廷臣在若非知兵也何以佐樞若知兵也何難定變此其人俱在目前臣可無煩列名至近

鎮中侯恂范景文久膺重寄用備不虞簡練軍實已及二載其所訓之兵業奉檄東援而簡練之能事已昭昭在睿照中矣非所謂儲料者乎太常寺少卿張鵬雲沉毅有畧岢嵐道叅政周鴻圖歷練著聲一則邊警倥偬中曾借箸于兵垣一則苗彝出沒時曾成功于黔省又非所謂儲料者乎雖然臣之所知者才也但兵危事也而東省之變又難地也如其人而實心任事何事不辦如其人而觀望躊躇微歉于任卽才亦安所用之則真心實著尤近日邊材第一義也若夫通昌之是否可移資籍之是否可用此又吏兵二部大臣事奴任耕婢任織臣何得越俎而問焉謹據實奏明仰憑聖裁臣無任惶悚兢惕之至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旨通昌督鎮正在酌議周鴻圖見在勦賊俟覈成効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勅停加派代任疏

題爲加派原有成規代任大非通論懇祈勅部酌議以遵明諭以垂畫一事竊惟國家之不得已而有加派也我皇上不知幾爲慎重始則曰每畝加派九釐旣則曰每畝加派三釐煌煌明旨燦若日星固未嘗曰每糧若干石加派若干銀也誠以海內則壤糧有重輕畝無增減照之加派則人可畫一而行此立法之善行之數年頒之通省未有或易焉者也突至崇禎四年間鄖陽撫臣梁應澤爲宛民任德劄爲照糧加派之說緣應澤於河南中止轄南陽一府南陽正糧獨輕故獨提糧立論欲以南陽改畝論糧之所餘攤之七府以分任其每畝三釐之新派蓋從南陽起見實未從闔省八府額賦重輕偏枯之數一平心而較量之耳臣彰衛等七府身在水火中萬難剗自己之肉醫他人之瘡請悉言其不平之實

以籲天請命焉夫南陽正糧輕七府正糧重從國初以至今日二百餘年自是重者難而輕者易而卒無敢爲重者請減法定故也今乃改聖上照畝加派之諭爲照糧加派之法是輕者愈輕重者愈重夫法之所貴乎變通者爲其酌盈濟虛也輕者不惟不議加而反議損重者不惟不議損而反議加可謂平乎可謂變通乎且不獨此也皇上明諭每畝三釐加派以南陽之畝計之應得三萬九千九百餘兩若論糧則止應得九千九百餘兩是每畝止得七毫尙不及一釐也受德者何偏私也而以其所遺三萬兩攤派于七府之糧數內遂將每畝溢至四釐多矣以河南開封歸德懷慶等府之河水爲災民不聊生以衛輝汝寧等府之半石半沙累年荒歉土野蕭條彰德府之漳滏淹沒馮夷爲患人民轉徙盜賊頻興加以磁州爲重兵團聚撫臣移鎮之地連年入援軍資供億百

倍他處此皆以衝敵之區肩夙重之糧忍死吞聲不敢以告者卽照三釐起派已爲竭已枯之髓而况乎代人任派每畝多任一釐也七府之受累又何獨苦也况一省之中不獨南陽輕而七府重卽七府之中亦有輕重若輕者援例以請則撫按何以應不獨七府卽一府中之州縣亦有輕重若輕者援例以請則撫按何以應又不獨一省各省直合較之亦有輕重若輕者援例以請則部又何以應從此紛聖明畫一之規開新餉上下之手將使賦輕者獲非望之福賦重者受益深之水益熱之火皇上又何以持定法而均勻天下之肥瘦乎所以部臣覆疏一則曰臣部起派之初每畝九釐原調糧可詭畝不可詭持此死法爲經一則曰旣茹之荼苦推之而人不受意自明也所以河南左布政賈鴻洙寧甘任湊辦補解而不忍攤之七府此其一片軫念合屬斟酌輕重之苦心有

獨觀其不平而難於言者臣等若不爲皇上道破則七府斃斃子遺含冤受苦又何自而達九關乎總之法一則行法紛則格事欲持平議貴可久伏祈勅下該部議覆或行撫按酌奏庶輕重苦樂得均而積困之累其有瘳矣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查議具奏

請大發兵將勦寇疏

禮科左給事中臣張 謹題爲流寇之披猖已極中原之決裂可

憂直述聞見情形仰祈聖明大發兵將急救咽喉以安重地事臣惟天下事必合算定而後可與圖功必審機明而後可與應變若急左則緩右實後則虛前本欲省費而卒至大費競言殺賊而卒至縱賊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嗟也自寇之起于秦延于晉以晉中守不定致秦中勦不成迄今秦若差安而寇原未滅晉亦皇上

土宇也其何分於彼此哉而今又移而之豫矣廼皇上赫赫明綸
樞部總總熟計何嘗不曰追勦曰夾擊者而不知豫兵之原不任
戰也豫之風氣視晉更弱無事之兵左旋右抽有事之兵鳥驚魚
散夫晉兵不能任敵而必借于秦將之如雨如雲豈豫兵反能殺
賊而止憑夫昌平之一弁一旅哉譬驅虎者十人執戈而尾其後
一夫持挺而格其前不問而知其前之蹶也所以豫州通省之兵
止得七千自流寇去年犯覃懷失兵數百失將數員矣正月犯武
安失兵數百失將數員矣破城屠野慘不忍言猶幸其旋入旋出
也三月初旬犯濟懷失兵則千餘失將又數員矣賊且長驅於河
修輝林安磁之間而不去矣猶幸左良玉一捷少遏其鋒也迨三
月二十日賊再犯武安三犯清花同時殺陶希謙越効忠兩遊擊
矣潰亡兵又二千餘矣左良玉隻身覃懷不但派注之危且屬強

弩之末不能鞭風駕霆照顧於七百里之間矣而臣鄉七千之兵
已約畧喪盡卽欲求半旅以救武安而不可得也則臣鄉之危乃
真一髮千鈞而朝不保夕者也况河南關係大異秦晉秦晉偏於
西有險可恃河南居其中平原四達且曹濮厝火之憂近在咫尺
亢村揭竿之變禍起腹心太康等縣饑民之嘯聚實繁有徒南陽
等地礦賊之蔓延投隙而動若使流寇一合四面響應咽喉阻塞
漕運不通此時朝廷縱畱全省之餉罄邊塞之兵何濟於事故爲
今之計必須勁兵如左良玉者共得四枝分布四路爲畫界之守
張犄犄之聲四路者何懷濟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守道監
之輝林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兵備道監之武涉宿勅兵三
千而以左良玉統之巡道監之靈陝近河處所宿勅兵三千而以
名將統之巡南道監之其豫兵之已敗者可缺而不可補也補之

亦烏合而存之則實餉也其豫兵之僅存者可撤而城守也象人之不可戰而塵飯之不可啖也取缺餉以待客兵撤弱兵而圖自固如是者四路屹然如金城錯峙可以堅壁清野可以縱橫批擣豫不開走挺之門賊始處釜魚之勢不出數月寇可靖盡庶一了百當而夾擊之功成無窮之禍斷矣或曰晉已罄秦兵萬餘豫又請邊兵一萬得無太費不知晉豫之兵力少有低昂則低者爲壑繇豫而楚而齊賊亂無極則焦頭爛額之功又豈止於二萬兵哉聞臣同鄉公疏同官常自裕崇疏業已請鄧玘川兵並留餉十萬矣但玘兵六千盡是步卒以之格賊馬戰恐非計之全也伏祈如臣鄉撫臣所請李甲兵千餘過豫與玘兵合再祈皇上留臣鄉應解太僕馬千匹以給鄧玘庶幾有濟若餉則十萬之外加以臣鄉潰兵不補之餘其可足矣抑臣又有慮焉李鄧二將之兵非旦夕

可到臣郡武涉之危破在眉睫頃臣過真定時見地方寧謐絕無震鄰之警撫臣丁魁楚慨然有纓冠之誼爲唇齒之護伏祈皇上勅其一旅往援以竅大兵之至此尤救急之著所萬不得已而仰爲呼籲者也至新撫臣玄默入境之始適丁多事焦勞籌畫拮据苦心若得皇上速給兵將使之調度展布應手收功地方之福也臣于役過里身在水火之中目擊塗炭之危大聲之呼急不擇語仰惟聖明鑒允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六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該部看議速覆

請急設督臣合勦疏

題爲晉豫寇合兵分夾擊不効懇祈聖明急設提督重臣早聯晉豫之勢以收合勦之功事臣近日接鄉信知流寇之禍至今日而極矣晉已灰燼豫又燎原彰磁去京一千里聞驛路中梗入京者

率紆道于東偏臨清去磁二百里恐運河剝膚轉漕者將旦夕之不保邊禍尙在籓籬而此則腹心也孔變止于一隅而此則咽喉也此其關係何如重大而可以泄泄者迺聖明一則責晉以追勦一則責豫以夾擊今既數月矣賊勢縱橫人心渙散追者不追夾者不夾使白狼黑鷹逾行山而下者不知幾十萬也豈其敢弁髦明旨自干斧鉞良繇地各一方人思自顧無呼誰應欲會誰期譬鼓瑟者一人撫上一人理下無以成音誠得一人焉以爲之則心手應而宮商合矣故爲今日計非借陝西制臣洪承疇提督晉豫兵將刻期合勦則力必不齊勢必不應諸將必不肯用命法令必不能大行益熱者焰必燭天而益深者流必動地也何以言之山東登萊之變事在一省今日流寇之禍事在兩省一省則一撫臣可以操縱加督臣則立之爲駢枝而行之爲掣肘也兩省則兩撫

臣勢相頡頏加督臣則手之爲左右而氣之爲呼吸也此其情之不同者一也登萊督臣劉宇烈初試不效故再用靡成而承疇撫秦三年殺賊數萬在行間爲已效之韜鈴在諸將爲舊日之部曲賊聞承疇至便已膽落三分而再加以兩撫之合拍諸將之歸心事之濟也立可埃也此其實之不同者二也陝西諸部雖小警時聞有三邊之撫臣在關中初定雖善後正殷有省會之撫按在然則三秦之事四撫臣任之有餘而目下河朔倒懸遠近震蕩是正披髮纓冠之日且承疇自任過河討賊者又何憚而不移韓范之威名救中原之糜爛哉此其勢之不同者三也有此三者而尙株株焉循途守轍膠柱鼓瑟懲東督之僨事靳西督之轉移非計之得矣伏祈皇上急命承疇東來節制兩省加勅書一道駐晉豫適中之地協同撫臣糾合諸將以早奏蕩平抒南顧之憂消無窮之

雲隱堂文集 卷之二
禍在此舉也抑臣又有慮焉督臣奉命而來爲兩撫廓清疆宇掃蕩醜孽兩撫臣從地方起見知必有戮力同讎降心相從以克襄厥事者無復如往日意見不合借端卸脫之故智也值敗亡踵至之日爲同舟共濟之思臣踟躕再四計無復之實有不得不出于此者仰惟皇上慨賜允俞令兵部立刻覆行以救水火之急不獨河朔之幸也天下幸甚崇禎六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看議速奏

請勅大兵速援河北疏

謹題爲

臣鄉之劫數甚慘臣鄉之望救愈

急懇祈聖明立勅大兵速援以解燃眉事臣前疏控急業蒙皇上
膺焉南顧留餉兌馬發鄧玘馬鳳儀之兵往援臣方不勝感幸迺
查臣鄉春季馬匹已俵解到京無可兌給保撫丁魁楚告急之疏

議留馬鳳儀兵駐廣順頃接鄧玘一揭尙次且未卽前發奉明旨
嚴督卽疾馳亦須二十日是何異涸轍之鱗望西江之濶乃援者
不至守者不支賊勢日增豫禍日甚臣接家報於四月十三日知
賊以鍬甲數萬攻涉縣陣長十里聲勢兇猛毛兵數百又全軍覆
沒而中軍千總同時被殺矣十七八日賊頭過天星五條龍等屯
聚武安迤延七八十里左良玉被圍幾至不免於是磁邯洛邢之
間遍地皆賊風鶴四驚石柱兵潰於武北洛西而馬鳳儀亦被殺
矣臣鄉撫臣朝氣雖新空拳何恃駐劄剗懷衛之間去磁武猶三百
餘里卽欲成一旅以救武涉不可得緣豫兵盡覆豫將全傷止良
玉一軍而分防涉縣者六百分防懷慶者八百良玉止有七百名
隨帶救武致有今日之困則河北之萬萬不支可槩見矣屠掠達
於康衢攻戰及于城下數萬生靈駢首於干戈一時驛路戒心于

烽火是畿輔禍已剝膚而漕河危在累卵也數日來光景大非往日之比卽以良玉忠勇自矢軍法嚴明爲賊所素憚者亦以兵單被困岌岌不保語云強弩之末又云以將予敵不獨當爲地方慮亦當爲良玉慮也但良玉昌將所部昌兵也昌兵五千乃督臣侯恂所練去年良玉領兵二千五百援豫又良玉部將中軍羅俊傑分兵二千五百援登今旣各有成效且羅弁所部兵除損傷外尙有一千七百奏凱歸來又昌平督臣標下尙有勁兵六百合之則得兵二千餘名馬八百餘匹可成一旅若勅星速援豫則半月卽抵磁武不獨羅俊傑繫心故帥旣踴躍於同讎且左良玉全取部曲亦勇氣之百倍而鄧玘所請馬兵一千者卽此已滿其望使之奮袂戎間同心戮力則步兵任砍殺馬兵任追逐北路之分布旣足而方張之賊勢可遏矣抑臣更有請焉保撫丁魁楚移駐順德

益以鎮臣梁甫大兵標下 漢家丁軍聲頗振而臣鄉磁州舊道臣祝萬齡已去新道臣楊作楫未來適值流賊大舉之期又當敗亡空虛之極聞武涉二城萬分不能支撐破在眉睫若非撫臣移駐磁鎮料理守禦則大賊未有不南而咽喉漕運胥失之矣伏祈皇上立發昌兵以救良玉救河北再勅撫臣移鎮磁州新道臣速催前來任事則地方之子遺尙或可救一二也臣大聲仰籲一字一血萬懇速賜施行臣鏡心無任懇祈待命之至崇禎六年五月初五日奉 旨昌兵已有旨了並本內該撫移鎮事宜該部卽日議覆楊作楫速催到任不許刻延左良玉及毛兵失利情形著巡按御史查明馳奏該衙門知道

查奏計冊逾期不至以警惰悞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張 謹題爲計期已迫外冊未至謹據實查奏

以警情悞事該臣奉命管理大計朝夕凜凜竊念三載黜陟典至重也蚤夜循省務求抑副皇上澄叙盛心亦惟矢公矢慎寧嚴勿寬寧詳勿畧其在內所憑者各衙門諮訪在外所憑者各撫按五花冊揭耳乃內而諮訪臣虛心體察頗有頭緒惟省直撫按冊除山永大同二巡撫於本月初三日以後已經投送外若宣大按差冊其投臣科者啓視之原發俱未釘封餘竟杳如也比照上年違限已不啻久臣日夕幾幾望眼欲穿豈外而撫按鑑衡尙未明耶抑情面牽制有難決耶不然何以荏苒歲終莫獲隻字刻下千官次第入春明雲集候察詎容潦草從事况邇來賊盜蠡起所在見告總繇地方方面有司優游養亂剋剋苦民有以致之故屢屢皇上宵旰憂勞無已時今茲計典黜幽之法較往時更自不同臣日望該撫按之冊而該撫按不心臣之心怠緩之咎詎得藉口道府

開報遲遲哉臣謹據實奏聞伏乞勅該部責令各省直撫按將稽遲緣繇明白具奏仰聽聖裁爲此具題請旨崇禎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旨計期已迫冊尙未到該撫按所職何事著一面嚴催仍查報到前後日期分別參處其遲悞緣繇及原發未釘封的通著自行回奏該部院知道

查明遲遲計冊分別參處疏

謹題爲

遵旨查明分別參處事先該臣題爲

計期已迫等事崇禎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聖旨計期已迫冊尙未到該撫按所職何事著一面嚴催仍查明報到前後日期分別參處其遲悞緣繇及原發未釘封的通著自行回奏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將各直省計冊報到日期自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逐一分別前後查明具奏而又有至今不到如陝

西一省之各撫按者臣不能爲之解也謹叅看得大計之典三載一舉一省中有撫冊按冊布政按察司冊以及直隸府州等冊不啻繁備積而至于海內更不啻浩巨所望在外諸臣蚤解到一日臣得以蚤料理一日細細翻閱取其論註之僉同以定幽黜細細推敲摘其參差之微辭以佐單訪而不意其竟悠悠也今查各省直報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先者雖已經叅催尙不失爲前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外者卽陸續解到總莫辭爲後雖然計冊但到卽堆積如山臣尙可藉手寧窮日夜之力詳稽慎覈不敢過爲苛求獨有陝西一省撫按計冊全然不至歲且除矣目前無可等待屈指銓部計吏之期不滿數日將使朝廷大典獨於秦中可缺然勿舉耶或者中原流寇縱橫潼關路梗事出意外者有之乃該省按察司計冊又何以獨到也總之外計以外冊爲主外冊又以撫按爲主撫按之冊不到則衡量之法莫施事屬遲悞責無可逃臣遵旨叅奏伏祈勅下吏部查議施行爲此具題請旨崇禎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旨陝西撫按計冊何故至今不到并已到遲緩的俱着吏部查議以後還嚴限奏報違者叅處該部院知道

雲隱堂文集卷之三

相州 張鏡心晦臣甫著 子潛編校

奏議三

謹陳釐剔之規仰佐式序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張 謹題爲微臣謬叨首垣恭逢計典謹陳釐剔之規仰佐式序之理事臣一介豎儒備員禁近蒙皇上不以臣謏陋拔置吏垣使領鎖掖又當輯瑞之期與聞計事臣受命惶悚莫知所報夫三年計吏遵古述職之典是明天子所用以伸震疊之威者也必有一番徹底澄清始足警人心而作之奮第海內官方至今日而混淆極矣不憑外報則內無所借以受成一憑外報此自撫按藩臬事在外便足了當又何須部院提衡科道叅訂取天下而大計之哉故臣謂外之冊報宜嚴而內之訪單亦並重外

之綜核宜備而內之洗刷更宜先柰沿習既久情面互牽苟套數塞責雖屢提之而不靈若拘攣觀望又善避之而不任負聖明而差察典莫此爲甚臣謹就蒙狗錮習受病源頭一一點破則在外撫按有三事所當痛懲在內諸臣有三事所當勉圖夫在外計冊雖彙三年而論亦必舉三年中之未經處治者合局推蔽非欲其取降調不及各官畧加從重便可克數也非欲其取王官告病等項量註不謹便可塞白也非欲其取乙榜鄉貢等格多列單款便示風力也臣查四年計冊有一省撫臣用陞任王官及告病被論過半者有全用舉貢等資而進士止用一人者此等沿習賢者不免雖經臣垣之叅駁而計冊一投歲杪期迫竟何益於黜幽之數耶此其當痛懲者一畱覲一著所以軫恤兵荒謂各官有彈壓撫字之實政而地方不可一日缺者也非欲其避勞競逸多方營求

戀戀棧豆也非欲其畱無用之材爲養癰之患緩急靡賴也非欲其今日托名借寇轉盼忽以被彈以致官方倒置也臣查四年計後畱覲諸臣經中外彈治者四十餘員卽曰在外不徇規托其誰信之雖臣垣查叅於事竣聖明再沛夫嚴綸而撫按無顏已貽噬臍之悔矣此其當痛懲者二守令嚴核謂其去民甚近貪刻易恣也有種不肖刑官身不親民浪托清署查盤有餽六節有餽公然謂官無別潤受餽固然大開賄賂之門顛倒官評之實吏治之淆全繇於此又有一種染指監司位鄰撫按善庇屬官牽鼻賂遺盡壞堂簾之體勞心曲護甘爲猶鼠之眠有較量於今次已屬用一人再次別屬用一人聲色厲爭而嫌隙互開者有恃在撫按師友親知而一意庇姦驕語屬吏者舉劾之蒙全在於此所當與不肖有司一體嚴報拿問以警吞舟者也臣細查往年計冊熟觀見在

人情似于州縣尙肯開報而推官則什之一矣進士推官又百之一矣鬪茸衰病方面尙肯開報而力足飾詐才能庇姦之監司又百不一矣甚至一省計冊全不用現任監司一員者不知何以清吏治之關頭耶此其當痛懲者三至在內訪單之書名申飭不啻再三矣聞前計曾經條議臨投仍是白單恐此番必令書名繳單或至絕跡念諸臣各有耳目之任同爲察吏之人是臣與掌道司功借以廣聞見之地者此等正大光明之舉正吾輩借手見心之地何嫌何疑而不書名何嫌何疑書名而遂不出單耶單款難多卽直發一事亦足以徵信見聞果博卽多指數人亦愈以見公但要實實摘發官評勿羅居鄉之事勿探清客之談循名核實磊磊落落其佐嚴明之治知必在廷有同心也此其當勉圖者一餽遺之重治國法亦旣森嚴矣但緝訪所得僅明據夫書函若拜謁不

除恐潛滋其線索誰無桑梓誰無籍譜誰無瓜葛誰無知交若此處不能斬然斷絕面可謀焉何慙慙之不致形已親矣何儀志之不通把臂促膝之情深而瓜田李園之議起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臣不敢爲諸臣信也此固實在之訪獲所不加而獨有大家之清議可共繩者知諸臣必有以見之蚤也此其當勉圖者二拜謁之形跡自愛或知謝却矣但往來旣斷門前儘可張羅傳致有因逢人盡是說項臣聞長安中外吏不敢望門則托之間曹以致懇款要路不便往拜則假之門客以道寒溫審若是也囑托何所不工護持何所不至卽杜門却掃而氣脉消息固已有不翼而飛不脛而走者矣此又大家之耳目所不及而獨有諸臣之肝膽可自靖者知局外諸臣人宜存愛鼎之思而局中當事人宜存微漸之防也此其當勉圖者三以上在外三款若奉行之不力臣垣可庸其

叅駁在內訪單或投遞之參差臣垣與掌道可容其稽查獨拜謁傳致在功令形跡之外臣不得不一拈出以提醒其清夜者也雖然諸臣分訪之人也臣典計之人也人之自好誰不如我臣之自責更倍於人居平則鄉里故舊而今則臣所察之人也平日則公祖父母同籍故僚而今則臣所計之吏也養交卽悖國之瑞避嫌亦卸任之漸三代之直有口不敢任獨而遺公百足之蟲不僵不敢讓勢而廢法恩怨方隅全不介於胷中毀譽知罪一槩付之意外外有通國內有影衾幽質神明質月且若夫四知自矢一介必嚴纖嫌必杜半刺不通臣言一出天日在上實式聞之此非臣之敢於自明臣方責人臣敢自後萬目章章射臣一身若臣有短垣而自踰之望皇上先治臣不職之罪以爲中外諸臣戒臣因計冊未到之先訪單未發之日微臣任事之始先陳其欵欵之愚如

此伏望嚴勅中外諸臣實加創懲力圖洗滌奏澄清而申皇上震疊之威端有賴矣謹題請旨崇禎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旨三年計吏最關勸懲自當內外實心詳覈共襄大典如撫按監司庇徇大貪大姦僅將去任劣轉鄉貢等官塞責及在內繳單避嫌私謁傳囑等情卽著叅來重處併嚴察監司刑廳留覲各官俱於計典有裨張鏡心也著恪實力行毋徒託條議了事該部知道

陳銓部久任規則疏

題爲朝廷有必欲清之官方吏部有斷當破之錮習謹陳久任規則仰副明綸以責實效事天下何以治用得其人則治矣用人何以得吏舉其職則得矣然宇內之官方不必清吏部之職業不必舉則以朝廷之久任不必行耳吏部久任一事不知費皇上多少嚴諭一則曰該部四司各有職掌據奏輪司遞轉最久的不過半

年人將傳舍一官誰肯耐心幹濟祖制當不如此一則曰一官驟
歷四司是否典制前有旨詳查確酌擇人久任如何延閣不覆一
則曰銓司久任奉旨確議這所奏僅照前議稍增時日未見作何
釐飭且稱才宜掌管選察反准給假回籍是何銓政近又奉久任
責成事宜卽著該部科會議規則來看之旨除文選司署郎中事
主事金麗兼初任料理大選未遑會議而臣則受事吏垣已及廿
日職掌所關敢不以參考所得者仰塵聖聽臣惟祖宗稽古建官
內自閣部院寺省臺署司以及外之監司守令各有三載六載之
考至今遵守莫或二三祖宗之法未嘗不行於今日也而司官從
不考滿則是偏不行於吏部矣皇上勅諭羣臣不許借差自便淹
畱里門卽翰林素號清曹莫不一遵功令悚息恐後皇上之法未
嘗不行於羣臣也而司官頗得給假則又獨不行於吏部矣夫吏

部何官固用人之司而本源之地也先不自久任而何以久任乎
人先不自責成而何以責成乎人先不自剖割其身圖而何以勵
天下之先公後私者乎故爲今日酌久任之規貴乎有一定之法
有變通之權一定之法在痛釐三弊嚴立二程也變通之權在疏
通在籍斟酌文考也各官以缺出而用新吏部獨出缺以用新則
傳爲薪火各部以無舊而用新吏部以有舊而用新則流爲壅滯
所以然者繇吏部缺少圖多新進較先進更熟後浪與前浪相催
此弊不釐而言久任不可得也週年再歷四司則傳舍起請一歲
微陞郎署則速化貽譏所以然者畱餘地以待後人盼歸期而誇
晝錦惟圖一身之便不顧職業之修此弊不釐而言久任不可得
也尊撫當前未得動躁競之念其進何銳功名到手旣得起優游
之思其退何速所以然者吏部善地賢者以避嫌爲恬退巧者以

脫卸爲蓋藏陳病原非真病省親實非省親此弊不釐而言久任不可得也或者曰不用新不轉司不告假於久任得矣在籍何日出頭而臣不謂然夫三弊杜絕久任成將各官之能否見矣歲月之事故生矣只須二年在籍可盡起也若現在新任之程當以六年爲率繇主事而員外非三年不議轉繇郎中而京卿非二年不議陞臺省兩官蚤者六年七年內陞遲者八年九年內陞吏部何負於人而厭爲遲也總之爲官不爲人行之既久各存守陞之思不作躍冶之想頭緒全提於手中則吏書莫施其伎倆若在籍起任之程當以三年爲率算前任僅一年半計里居或五載六載然家食非計俸之時若論資有減年之法歷三歲而議一遷適得其平將在籍者蚤知久任預爲夾袋之儲起補者實圖表見不作目前之計或者曰六選之中已多廠索三年之內寧有全瑜此法

行則吏部苦矣而臣不謂然盤錯正以見材利害豈能預料公清自矢廷論自明卽如臣六垣之中建言處分項背相望詎不稱難而卒不開卸任之門畢竟行實歷之法豈吏部而辭勞擇便乎查先年王永光曾一任五載內轉京堂固不得因人而議法也此所謂一定之法矯枉持平不如是不足以復祖宗三載六載之制破司官遷轉如流之弊者也而何以又有變通之法則陋規沿久在籍人多不稍稍疏通法亦不可得而行也臣查司官在籍者四十餘員才品卓越者需次啓事矣而聲望平常者不共歎積薪之難乎資深者量取二三以授藩臬資淺者量擇一二以授郡守所以疏其塞也六年以內之起補者三載議陞矣而六年以外之再任者不獨抱河清之望乎選司仍以一年別司減爲二載所以平其情也大槩物望未孚者什之三資近十年者什之一一時權宜可

曲通于法之中者此也至司官照直省分定文考爲該部劇司若板板拘定法亦不可得而行也譬某省之缺原屬主事司官而某省在籍適有郎中則不妨以郎中而管主事如文考之缺應擇某省在籍而某省現任適有司官則不妨以一省而用二人臣查吏部目前陞法原屬署銜神祖皇帝四年行久任法吏部尙書張瀚覆疏不許司官托病曾於浙省用徐一櫝又調補鄭汝璧爲郎中一省兩人不得托辭推避隨奉旨著堅守遵行可考也所以然者文選之在四司考功之當大計必擇資望非常者始可勝其任而愉快一爲省直官銜板殺則堂官有束手之嗟况考功大計之程勞文選起舊之有碍事屬偶值酌盈濟虛可通變于法之外者此也截新起舊再無壅滯委卸之虞三年六年著爲一成不易之令資陞勞陞不過一時通變之權若行臣之法不出二年則在籍無

伏材並三年之法資減之法起舊相妨之調停俱可不用至文考二司即中即就現久任中拔其尤者處之則法行政舉而祖宗考成之制不偏格於吏部矣抑臣又有請焉吏部官人其子官最號繁劇名固甚榮仕則匪易公清知人之選自古難之除敗羣不類者即賜處分外若是心靈手敏衡鑑具於胸中過徑過執萋菲出於意外望皇上寬其一眚畧其浮言語云先有司赦小過從古爲王皆用此法則不肖者立去而賢者有任事之榮其不展布四體安心久任者豈臣子哉此又久任之第一義所幾幾於聖明之高厚者也臣垣與吏部相關未完事件堆積如山總緣遷假太速職業無常即會議之旨遷延業已逾限故臣不得已謬陳一得之愚如此緣條陳規則反覆參訂字頗逾格伏望鑒裁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吏部司官擇人久

任不得驟遷頻假屢旨確議前覆漫無更張輒又寢閣明係瞻徇私情罔念銓政這奏內事情即著吏部同張鏡心等面商妥確限五日內具奏

糾拾察遺方面官員疏

題為糾拾察遺方面官員以肅計典事臣惟國家三載計吏合中外以提衡綜貪廉而對照典碁備矣臣奉揚功令嚴禁饋謁一時輦轂下頗見肅清庶幾衡鑑之設以無著而平明功罪之陳惟因材之培覆而尤必凜凜拾遺一法正以方面地尊關係更大有位離藩臬大力儘可負舟按法斷當追問者有事出續聞魍魎既已呈形豺豕終難漏網者臣義在觸邪投鼠之忌索瘢之怨兩有不避總期徹底澄清佐皇上惟新之治而已謹以廉訪所得共十五員為皇上陳之除原任浙江左布政使今陞巡撫應天等處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現任俸莊祖誨生平開茸成性遇事首鼠不前除批狀弔贖外於練兵防患事情然莫問以致崇沙海寇延禍狼山宜興亂民操戈滿地本官不委孤沙為荒落以欺君則奉豪奴如驕子以養亂庸實誤事綿則耐彈久懸濼曠之誅宜按殃民之罪原任廣東左布政使今陞巡撫南贛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隆二級管事陸問禮治旅無能居心不淨借官評開暮夜之門假接助為捲帑之計蓋自其轄粵時而已然矣迄乎穢流贛海毒播西江南安之水郭全屠鎮汀之騷擾實甚誰開制府使九連之盜賊猖狂莫展半籌致萬姓之肝腦塗地耽女優于衙內庇墨吏于瑞金巨蠹削色於貪淫黜幽宜嚴於冒濫見任貴州布政司進士左布政使朱芹景逼桑榆形同傀儡十年左轄計較悉於纖毫兩度朝班蹣跚見於步履黔吏半用鄉人居官頗聞捆載漏已盡矣不

知休至撫按報章同爲勸駕及其老也在戒得若本官量力儘可
投林見任山西分巡河東道進士左布政使呂遜材同拆襪鈍比
操鉛衰庸潦倒類木偶之登場左右負緣歎賄遺之穿鼻當流寇
縱橫之日閉門束手闔扉爲之痛心遇贖鍰多寡之間徵色發聲
滿堂爲之掩口三晉非無事之地方伯豈坐嘯之官鼠腹已盈尸
官當問以上四臣不必臚列欵狀應聽吏部分別議處外訪得見
任湖廣分巡湖北道進士右叅政兼僉事趙鵬程各厠衣冠行同
市井繇辰州太守而憲副再獵今官無長可紀惟賄是聞如濫准
詞狀則承行不問州縣正佐批駁惟視贖鍰重輕一路有神愁之
歎如需索公費則農民硃價有常規叅房取穀有定例通城起囚
吏之謠其移船稅克公用則水路之差運委頓不前埠頭之截江
磨牙橫吸其縱中軍扣衛俸則摘支之各色一立暗飽侵漁枵腹

之貧卒呼庚幾成鼓譟票取羅段雖經年不償章震茹益所含冤
濫罰穀米卽市僧不饒張六王仲德可問最可恨者本官繇府轉
道之日受永順土司重賀答以通家侍生帖又于回禮書中索取
土產因而見嗤爨目拒書不應二百年漢彝體統爲之掃地矣此
一官者四維盡裂百穢攢身論罪不止曠官按法宜先褫職原任
兩淮都轉鹽運司運使今陞湖廣按察司進士按察使游雲鴻才
猷罕著攫取偏工自知府而運使營陞憲長大播醜聲當其守安
慶之日括取素封卽窮鄉下邑無得免者及其轉運司之日民心
稱快至酌酒相賀名送廛會者濫竽鹽政更加狼藉巧以納賄巨
商之饋重則情親川堂引見不羞兄弟之呼酷以濟貪諸商之禮
踈則面媡逋欠爲名大逞威挾之計借生辰開賄賂凡金珠之贈
應手一空以製扁爲先施凡玉帛之酬和盤捧入兩淮其豁壑也

三商其奇貨也常例有索解銀有扣魯物色一富賈李斗南需索不遂輒中以他事夾打立斃於是逢人要之號徧滿維揚十可笑之嘲轟傳遠近此一官者但知阿堵罔念官常如豕負塗尙不堪鹽車之駕惟蠅點玉豈宜玷司憲之堂見任浙江衢州府進士知府丁明登居官橫掬公論涕騰舉動未見宜民阻罵幾無完膚有謂其扣西安縣桐竹銀兩坑陷良民致葉後山赴告京師者有謂其信兇犯翁貴越訴監禁苦主大滋勒索者有謂其聽王縣丞中傷將徐日文徐日晃余尙衡三生申學道除名旣又以餽遺稟復致闔閭之閔然者有謂其因癸酉年考試縱公子公婿西賓三人泊舟朝京門外招搖賄賣致士論之不平者有謂其怒民監徐理問歲時謁見不宜賓館中隨班抗禮密票行掣致本監慌餽多金而免者有謂其差工吏陳其德打造樓船照丁舉人西湖船式不

給分文致本吏賄累立窮者臣訪本官頗具才力迺衆口不理單欵尙多未易更僕則簠簋不修逾關失簡壞官箴而來指摘臣亦不能爲之原矣見任山西按察司進士按察使鄒嘉生素負跼跔之性偏工營競之私有材不以服官翻借彈章成捷徑無事不繇囑托善以竿牘博陞遷藻鑑全昏濫忝衡文之任遺材倩筆誰司監察之權手可掀翻自信一指之斜橫蔽日事終論定方知三代之直道在人一歲屢遷催官符何太速也二年掌憲輿援力不已多乎或指其縱清咨詐巡捕多金有張崇德可證或稱其因考察受縣丞銀兩有柴承柱足憑至其內親章君錫任太平縣楊王簿家托名採訪賄賣官評所得各屬金幣無算本官線索潛通廉隅不飭不亦羞監司而辱天下士耶此一官者外貌昂藏中懷濡染欲懲奔競之習宜嚴考覈之條原任廣東南韶兵備道進士副使

今告病瞿士達才疎辦賊智巧鑽營慣與麪藥作緣因之誨貪廢事寵任李門子使之內結家僮外連書役凡差委牌票一任鑽謀則縱役作姦成何憲體耽嬖李歌兒以致連觴坐謔俾晝作夜凡申報賊情終朝廢閣則狎酒誤事成何官方流賊清溪之變始既不能預防後又不能迅掃一味首鼠畜縮以致劫掠民舍勒贖人口幾番屠殺地方有通賊縱敵之謠始興失事之後申輕則忻然當心報重則慙然失色反謂廣寇常事若必大張賊勢恐損政聲卽此一言闔府有食肉寢皮之恨且也縱容妾父沈聞詩抽豐說事索取屬官賄賂過付賊委銀兩官民恥笑賄委通判翁日揚著印清遠不繇廣州申詳不繇守巡協委兩司駭異臣查本官已經謝任可無多求但南韶警急巧圖抽身不候題病之疏先爲兔脫之計奉旨兵事方殷有無規避還著查明具奏是聖明固已洞燭

其姦矣好官自我患難繇人不知屠東粵多少生靈豈容享里門崇高爵位見任廣東分巡嶺東道進士副使周夢尹儂佻氣質詭譎才情咆哮爲躍冶之呼苞苴則膏肓之病生來皓好孔方取任內土產累百累千不管賠虧行戶憑空浪立題目假興革舊規禦暴爲暴徒爾騷擾地方閩商販穀原不利於粵中受陳高等重賄將廣濟橋之公禁擅開而一時之米價騰湧矣洋船阻風或停泊下南灣委揭陽令勒查將下彙船之金犀席捲而他鄉之販客含冤矣取羅段取布疋寸價不償商人施明揚吞聲轉徙批署印批審詞重賄方允普寧楊知縣重欵逢迎至無恥者曾宦孫宜人珠冠首飾價近千金本官託言借樣收畱不發勒給輕價孫氏墮至道門猶令家眷折去大珠廿顆寶石十枚方行退出斯不亦縉紳之玷辱衣冠之狗鼠哉此一官者胸負智囊身爲污壑大貪欺世

小犢破轅因偏材畱使詐之門以重降爲改弦之地見任陝西分
守隴西道舉人副使兼叅議沈鍾宿齷齪卑流斗筲陋器服官靡
有寸長而操守濡染噴有煩言如赴任之始各州縣差人遠接舊
有長夫銀兩亦屬套舉本官一槩收受屬官傳笑比其到任已送
者當面揖謝致未送者循例補解本官覩顏收納亦何猥鄙之甚
也及受詞一事有遞卽收批詞一事有贖卽允甚至實收未繳硃
票先取亦何瑣屑之極也况本官衰病纏綿支離委頓不能理事
以致狐鼠縱橫有竊卽委轡之譏迺戀棧不休勉強坐堂委王吏
書派定事件口稟情節領支時照依發行地方有內沈爺外沈爺
之謠亦幾於衣冠而土木矣此一官者見小才庸途窮守促苟錙
銖之到手任線索之繇人恥集素餐官稱竊位見任雲南分守臨
沅道舉人副使兼叅議竇紹仁才不逮人志惟利已再官南詔未

展半籌而操守初終頗異以致本地公論爲之沸傳不日密訪巨
家授意首告使市井姦民以富室爲居奇則曰招詳報到多贖方
批致各屬縣官竭民脂而獻媚且其守金滄時適值流賊逼境本
官震鄰之懼手忙足亂至驚悸不能作一語則干掇不戒禦變無
能滇中何地容此碌碌庸人濫竽藩臬也此一官者守愧獨知才
難四應已著維鵜之誚難寬鐫級之罰見任直隸安慶府進士知
府田大本年華遲暮氣骨消磨聞其遇事善忘嘗聽左右撥置及
搭起審狀臨時尙敢抽換者聞其聽信書東房不加鈐束縱令指
稱詐騙起家千金者聞其奉鄉宦惟謹每遇投書令家人免跪出
公座手接以至請托公行者聞其考童生不嚴自吏書以至阜快
有稟卽聽及填家時被黥役私換二名致生童千餘轎前鼓譟者
臣查本官操守未壞但軟耳容姦柔情招侮宜更簡僻之地庶開

使過之門見任福建福州府進士知府熊士達心地不靈才情委頓大權旁落諸胥叢姦有嗤其糊心眯目在上司前進退情如迷周旋之上下者有摘其痴腸朴性任衙役輩提掇牽引致諸事之顛倒者聽斷則猶疑不決遇難事便沉閣經年添百姓守候之苦奉行則鞭策不前饒守催亦耽延累月負兩司緩急之求在本官或矜矜自負可對地方而暮氣淹遲以語霹靂手則未也總之程材百無一長律已差可自信環應省會之地委非所宜量調簡靜之區尙堪坐鎮見任順德府進士知府徐胤昇懶繇性成事因寬廢餘備固圉未見留心故流寇薄城四郊焚掠除關門下鍵外再無一策以致諸生扳留道臣阻罵府官堂堂郡守有靦面目且詞訟太濫科罰薦加嘖嘖人言實不可掩邢州去京咫尺不獨往來之視聽難欺趙地兵火連綿可使重地之股肱有負旣多不理之口宜加懲劓之條以上十一臣趙鵬程游雲鴻應以不謹處丁明登鄒嘉生瞿士達周夢尹應以浮躁例重加降處沈鍾宿竇紹仁應以不及例降處田大本熊士達徐胤昇應以不及例調簡伏祈皇上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所言不謬將莊祖誨等分別議處趙鵬程等分別開任降調庶僉幽不致倖免而計典其有裨矣謹題請旨崇禎七年正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院知道內陸問禮旣經降級今流賊息警責成善後應否再處著確議具覆

糾拾察遺有司官員疏

謹題爲

糾拾察遺有司官員以肅計典事

臣惟朝廷計吏之法莫嚴於有司以其去民較近治狀之貪廉關民生之肥瘠不可以不慎也臣與掌河南道臣精白迺心佐部院提衡綜覈六察之典已告成事而尙有千百什一偶遁司功臣等

例復執白簡隨其後凡新銜已擢穢躅猶存薄罰雖加重辜未蔽以及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赫赫其名而汶汶其實者敢不殫心訪劾仰贊平明卽外而撫按之報章有不敢徇者矣謹以續聞用糾漏網除見任浙江嘉興府進士通判房楠齒原榆暮性復棗昏四十載潦倒宦場幾多人爭操白簡曾忝藩臣之席茲甘羶倖之班逢人倒拜類優孟之衣冠在得忘年戀駑駘之棧豆飲河之鼠腹已滿白頭之蠅逐堪休原任山東青州府進士推官今陞南京刑部郎中陳臣忠杯貪蟻醜指染鬻羨經旬則秋露百瓶青帘罷市饋節則套儀罄捲玉帛無光聽斷多不明不白之事監禁嘗盈升堂在半醉半醒之間刑罰濫用篋篋不飭瘵曠貽羞欲収磨勵之權宜示考功之法原任福建福州府推官今調直隸廣平府進士推官王凝命操持頗著防簡心術險於山川嗾惡生鼓操轅門

幾傾撫臣之座勒軍糧激變海衛折毀府署之墻欲出賊則生可報死爲角勝則揭可抄呈憑喜怒爲官評鬪戈矛於性氣斷難任司李平衡或可改花封一割原任直隸安慶府潛山縣進士知縣今調常州府無錫縣未任知縣陳周政才情疎曠性地寬閒寄興在杯中清操果然吏隱公文掛壁上叢脞無補衝衢青年儘可著鞭直指切改弦之望僻地猶堪自樹憐材爲後效之期先用裁抑徐觀遠到以上四臣姑免臚列聽吏部分別議處外訪得見任廣東肇慶府東安縣舉人知縣余溥濟生有錢癖政以賄成民瘼全不關心攫取惟思飽橐當三空四盡之日絕不畱滴血於民間一兩止作七錢成何賦稅值加派預徵之時尙爾削鍼頭之碎鐵三釐必欲零納是何催科攢造開局行硃票索使費於各都有蕭辛等證據人命黑冤受賄遺准越嘗之和息有譚進等過錢暮夜不

遺旅人則建客陳時和裹足苛取及於庠序則青衿羅夢陽吞聲指竊盜以害民盧朝讓竟含冤于地下忽開陽之寇警劉把總遂斷送於刀頭更可笑者流賊逼城將家眷扮作旅人委陳與史護送出郭次早却出示禁逃有離城者旋即封屋沒官則變詐閃爍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此一官者昧心禦貨剖腹藏珠宜加褫職之條用洩屠民之恨原任直隸通州進士知州今降調陳大對怨集丘山穢流江海處膏腴之地大嚼貪泉忽芻牧之司但工箕歛自心有染必須托過付於羣姦致吏書等磨牙吸血無大無小夜金繇之內通王大年其腹心也有慾不剛只得爲同眠之猶鼠致阜快等挾官詐民如虎如狼本官付之不問王五輩其瓜牙也視考試爲等閒半依人情半填私壑甚至以童生爲作興衙門之具設國中之穿隙有錢者出無錢者入幾乎以圖圖爲逼取賄賂之

門賂累盡在舖行那知冤聲載道祭銀亦克宦橐皇恤恻鬼神尤可唾者縱容至親丁相公經年衙外攬事說情交通線索公行饋送以致黑白混淆諸事顛倒闢側目是尙知人間有羞恥事乎此一官者貪汙無比頑鈍絕倫大辱制科之名宜坐黜幽之典見任江西贛州府信豐縣舉人知縣林震元才端奔競性具貪饕以嚴法剝民膏露吻張牙肆毒以重貨圖考滿蠅營狐媚偏工指修文廟則擾害及于地方委練鄉兵則打點遍于井閭冤當理矣而詞狀一槩准行將善良亦牽于羅網穀當積也而罰贖多方濫取使追比毒及于窮民媚知府則饋送源源是以取下爲獲上因給繇則賂遺疊疊不幾取官債而民償與李公子拜契通百金爲寅緣之交因李監生犯事假人命爲勒索之地最可醜者訪富戶葉芬等十餘家沿門借騙派庫吏曾宰等五六名代補帑金至本

縣大盜公行全無捍禦為地方受過卽本府報冊不能為之解矣此一官者舉動乖張操持玷缺借法紀為震嚇貪吻難填求囊橐之私克穢情畢露原任陝西高陵縣今調繁雒川縣舉人知縣劉元化政出多門賄非一路豁壑誅求罔厭滿堂孤鼠憑凌縣前惡人牌受賄可以滅跡使里閭之市虎橫行收頭喚班時見面先通贄禮致錢糧之徵收狼狽稱貸及於富監則露面貪夫頓使官箴掃地討債逼於京商則扛屍圖賴竟與市井同污借聽斷以嚇金罰穀石罰硝黃到頭折銀入已以私加為補欠或灑派或重收合城謗口如雷坑劉廣文俸銀子衿飲恨詐墨養謙屍價鄰里株連一狀而有力十三不饒原告一單而富椽數十未見呈詳殆有甚者寵童生吳鍾奇從高陵帶至雒州出入後衙大張羅網凡黠吏之所思兇犯之買命與粟監之獻媚俱此童招搖過付恬不為怪

亦幾於冠裳而豺虎矣此一官者見金不見人知利不知恥擅一時之墨吏為宇內之窮竒欲做官邪當加嚴法以上四臣所當照不謹例冠帶閑任者也見任直隸永平府遷安縣進士知縣任明道居心慘刻負氣乖張賦迫刑嚴未見催科撫字威尊命賤何殊乳虎蒼鷹遷安何地固兵火之餘一望蕭然者逃戶地民間辦價亦須為量力之求迺逼勒平民登時認買何苛也認則加刑追比取辨須臾不認則監禁倉中經旬縲絏何殘也迨夫應承無力逃徙他鄉又卽其所逃之地復責民買卽此一事而枝上生枝牽累不了固已怨聲滿縣矣况乎科歛贖緩不問被告干證一槩取谷至令疲邑之衆剜肉醫瘡賠比關門草束不論當日原估加倍追償幾使子遺之黎拆骸以爨積快王興宇狐藉張權漁侵播惡院道廉訪票拏本官極力護庇申稱原無此人竟從中寢亦敢於抗

功令而私衙蠹矣此一官者視民有如草菅律已未見冰嚴政毒秋荼人歌時日非加重創曷懲溺官見任湖廣麻城縣進士知縣蔣煜才善飭名行多拂衆持身蒞下防簡全疎以致民怨日騰劣狀大著如錢糧經赦違例比追何以服百姓之心徵收足額借口逋逃豈能掩槩縣之口其取羨也利在零封卽父子兄弟不許合納其僉解也累及貧戶將素封巨姓反以賄逃縱容親戚吳光啓擅娶民妻又不止說事過錢之醜委任同鄉王巡簡勾索民隱因而生翼虎擇肉之譎鄉宦丘恒之女因訟斷離取隨嫁之粧奩入官辨價富民楊朝山之家因揭立破致害民之衙蠹指訪攫金至生員鄒思淑一案始而重入既而未減豈本官之顛倒逃盲緣門生之受錢通賄鼓鍾聲聞豈可欺哉此一官者初政頗駕虛聲久任遂滋物議縱饒大力難漏吞舟原任福建福州府侯官縣進士

知縣今改調李正春職曠撫綏志圖溫飽臨民則痛癢不切見利則百節通靈如拖欠之銀有徵無解陳奎之流水簿猶存收納之弊重入輕出婁體之賠累單可據扣養濟院月糧將赦免之稅覓孤老自行索支成何官體吞掣鹽時香餌縱夾帶之姦被夥商公舉發覺壞盡官箴稅銀不憑尾契但給本縣之庫收是以官權爲私債矣比糧時濫委衙官不顧民生之捶楚非以蒼生爲刀俎乎至其署閩縣時糧吏公堂有饋民阜點那有罰趙應爵侵欺稅銀吳門子乘機過送總以飽本官之吻矣此一官者前途儘有功名捷取惟爭旦暮四知罔念重降非苛見任浙江杭州府進士推官楊卓然剛爲色厲之標才稱躍冶之具初政頗著風力因而把持官評挾制司道防維決裂輿論喧騰不思職掌理刑原與他曹無涉轉思創議開利因而越俎嘗羨西湖公地借養魚爲起息之門

將裏湖船隻一槩禁入闔郡有賣西湖之嘲海寧署印縱衙役歐典史之妻致本官飲恨具告各臺士紳有辱職官之歎聽審惟憑貨賂因爭繼受朱二之多金用刑每在半酣因誤斷致賄主之呼譟借生辰打網凡粟監異巧珍奇郁門子一手過送憑考語嚇人凡屬官金銀厚幣過時節有遞全收甚至海寧縣許鄉宦失盜一事贓真證確因窩主許延徵送金原籍擅行釋放及杭嚴道詰問欲釋偽盜當求真盜本官詞窮莫措不亦有覲之甚哉此一官者欲多難制器淺易盈以小有才恣大無忌宜裁泛駕之足別開使過之門以上四臣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處者也見任陝西涇陽縣進士知縣朱國壽孟浪才情模糊心事微糧騰敲扑之聲愚民愁歎染羨露勃谿之色僚佐擲掄有謂其催科不立寬限刻意取盈逼縣東貧里徙竄他鄉者有謂其聽審不求分明庫有假銀將

槩縣收頭濫罰大木者陳氏以夫死告縣信衙役之賄稟則兇犯免脫姦婦羅羅莫問死者之寃矣行戶以絨褐供用任吏書之勒價則左右有權商賈無主遑卹罷市之譏乎此一官者一心無主百弊叢生既多委轡之尤宜投簡僻之任見任福建延平府沙縣進士知縣程子鐸製錦無長具官取銷行年近暮久克鹿鹿之班有慾難矜頗類猩猩之嗜抱迂緩之性容頭過膝任衙役窳惰成風受慵懶之僻失事廢時致公務塵埋不理解餉委洪波持鉢沿門頗貽地方之笑裁羨止套數侵漁暗納難遮視聽之公媚承桂轄賄買官聲致庸人之倖免見鄙巡方兩番失薦知公道之猶存今紹龍醜態已一盤捧出本官厚顏包恥尙可立于閩地哉此一官者闢葺實甚表建難期信多福之容容殊一官之草草欲磨頑鈍急示考功見任松江府進士同知張時雍才稱較下之駒質比

雲隱堂文集 卷之三
溝中之斷精神昏耗志氣卑汙審事一味糊塗未見片言之折下
交惟耽筐篚寧知貨取之羞收糧苟且上海之怨口猶存禦寇螳
當江干之戲兒堪笑至方知府苦心節省積米克厥本官濡染羨
餘罄散各役亦可謂不肖之極矣此一官者歷官靡有短長一生
不知砥礪有羞名器何取濫觴以上三臣所當照不及例量調簡
僻者也伏祈皇上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臣所言不謬將房楠等
分別酌處將余溥濟等照例考察處分庶仕路一清而計典其有
光矣謹題請旨崇禎七年正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院知道本內
劉元化貼黃內又寫劉弘化查明改正行

申飭察後官員永遵明禁疏

題為申飭察後官員永遵明禁以勵官方事照得朝廷振飭吏治
先絕饋謁煌煌功令原不因計典而始嚴豈得以計完而弛禁但

各官鱗次春明未計之先彰瘴有待人懷損越不免屏息靜聽計
完之日功罪已明自謂治狀可幸鑒留法無再議其後者或情緣
未斷輒公然通謁妄意京官可得晤語款叙不復存形迹嫌疑之
見然有干明禁非小也且三年一計輦穀之地正外官所則效此
日恬競關頭他年貪廉氣習實式係之除臣一面嚴加申飭外伏
祈皇上勅下五城御史衙門嚴加訪緝如有前項饋謁等弊卽行
拏奏庶計典永終肅清而外吏其知儆矣謹題請旨崇禎七年正
月二十三日奉 旨入覲官有特考察事完輒投饋謁貽及在京
官私與接款收受者五城御史併緝事衙門不時體訪叅奏以憑
拏問不得隱徇該部院知道

告病疏

大理寺左少卿張 謹奏為微臣宿疾陡發勢難供職懇祈天恩

放歸田里以延殘息事竊念臣固陋之材遭時遇主從省垣洊歷今官叨蒙聖恩天高地厚自分卽摩放頂踵莫可報塞奈臣起家縣令俱在南方受傷濕氣染成痰火之症數年來以嗽爲常若偶爾痰作則火炎氣厥遂至顛踣臣辛未奉差里居曾遭此症迨癸酉夏供事朝房一刻痰迷臥地不醒六垣同官所共見者扶歸數日漸漸甦轉苟刀圭有靈不敢冒請忽前月十五日辰刻方思就食乍覺頭眩須臾章倒失語頽然一廢人也延醫羅希貢診脈調理謂臣逾四望五之年血氣漸衰且病經屢發治難速效然臣區區私情猶謂得如癸酉年或少有起色強勉見朝不料時已再旬藥餌罔效精神眩曠如故肢體拘急如故此則臣之數也臣官大理寺內外招詳紛如蝟集臣同官進署審錄無虛日而臣以病甚不獲追隨職業之謂何瘵曠之罪尤日夕所輾轉不安也且臣之父母年近八旬臣卽無病亦當歸養况病軀委頓烏私縈切形似委蛇進旣難効力朝端疾如朝露退且惧辜恩膝下將忠孝兩虧身亦隨之矣伏祈皇上憐臣犬馬苦衷病非委托放歸田里俾得延醫靜攝與雙親獲一聚首倘不遽隕溝壑當從山林中世世祝聖壽於無疆矣臣不勝伏枕待命之至崇禎八年六月初三日奉旨張鏡心佐寺平刑何得輒以病請該部知道

控辭督粵新命疏

南京光祿寺卿臣張 謹奏爲病臣驚聞新命勢難祇承謹據實控陳懇祈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臣以南光祿寺卿入賀千秋令節二月事竣三月便道過里四月二十八日發牌回任不料臣福過災生忽染痰症一發而肢體麻木心竅昏迷言動飲食俱廢延醫王德信調治不痊正擬繕疏乞骸于五月初三日接吏部

咨文爲缺官事內開吏部一本爲缺官事炤得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文燦陞任員缺奉有新督臣吏部作速會推之旨合卽照例會官推舉除科道官例不推舉外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公推得南京光祿寺卿仍帶降一級張鏡心才品嶽峙器識淵凝出宰三邑咸有循聲黃門五載而秋霜白簡丰裁凜凜迨佐奉常則禮樂極其修明至晉棘寺更著平反之頌其畱心經濟胸富甲兵凡一切吏治邊防事事講求且年力方壯文武兼優宜寄節鉞以奠嶺海原任提督操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文錦才識警鍊品格清端起家使曹凡吏治民隱無不畱心諮諏迨其持斧西江丰采霜肅摧佐同寺考牧著功南都江防重寄擒緝私販捐資繕備遂令巨姦歛跡正宜藉其壯猷以鎮遐方二臣俱

堪任前缺伏乞聖明於內簡用一員恭候命下照例請勅行令欽遵到任管事施行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是張鏡心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帶降一級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巡撫廣東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合行備咨前去煩爲查炤遵行到臣臣欽此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病憤之中惶悚欲絕念臣一介豎儒致身卿寺循省逾涯屢疏陳祈茲復蒙皇上畀臣兩廣重寄此真千載奇逢恨不能捐茲頂踵少報高深獨無柰臣之致主實有血誠而天之厄臣頗多違願卽今奄奄枕蓆日理刀圭盼痊可之無期驚簡書之隆重况今兩粵何地何時縱橫幾四千里安南逋貢獐獐藪姦界楚之伏莽震鄰負海之葵醜跳動是東南半壁安危所關此卽精明強固之人尙難勝其任而愉快謏劣如臣未嫻軍旅責臣以兵大用隕越益

人之知臣不若臣之自知也然將來覆餗尙遲時日只目前支離委頓性命莫必此真微臣數竒所俯心自悼而無可如何者也腔血空熱既不能以床褥之身勉效馳驅調理稽遲又豈敢以封疆之寄反滋延誤伏祈皇上鑒臣犬馬病真容臣休致別簡賢能受茲隆任庶幾粵疆有賴臣若少延餘生當世世祝皇恩於不朽矣臣不勝激切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五月十六日奉 旨兩廣重地張鏡心以才望簡用著作速赴任受事不得引病控辭該部知道

報鎮將驅逐紅彝疏

兩廣總督臣張 謹題為仰藉天威紅彝遠遯謹馳報以紓聖懷事臣赴任中途即聞紅彝之警兼程受事後據巡視海道按察司僉事鄭覲光詳報案照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准香山叅將楊元虎

門副總兵黎延慶等報稱紅彝泊舟求市鎮將堵禦驅逐彝醜遠遯等情該臣看得馭彝之道恩威並濟故犯則討服則舍而尤清內地之勾引則自治治彝之要著也頃者紅彝匪茹連艦海上在彼乞市似無別情在我防邊敢弛漢禁銳臺之擊自是獸窮則攫之常乃將士畢力火攻未邀風伯之靈道廡擒拏番艘實繫諸彝之頸斯時也代管督務撫臣鄭茂華駕長馭遠號令風馳廣東按臣葛徵奇親駐省會勵將詰姦洞情形乎胷中施操縱于不測因其槌尾宥以生還查追彝貨給付分明堂堂中國之體可謂得矣該彝業自認開洋而又半趨半避于澳界且前且却于波臣卑飛戰翼時作窺伺令人不能不恨豺狼之叵測也臣以時難姑待一面將接濟姦宄法治禁緝檄鎮將駐師浪白相機剿禦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務使俛首折心

受我戎索而該彞旋以遯歸報矣此實聖明天威遐邇致彞醜宵
潛度幾海波不驚而內地有救寧之日也是役也按臣沉幾遠慮
刻刻圖維臣入境疏中謂彞情飄忽難保帖然者見實相合直至
十一月二十六日諸將在外海窮洋中確見遯去情形并澳彞結
報前來乃敢據實先聞其鏡臺失事正在查覈按臣疏中自能言
之也謹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施
行謹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初八日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奉 旨該部知道

謹陳粵中多事需人疏

題爲謹陳粵中多事之形需人之急仰祈聖鑒以奠遐疆事臣入
境月餘值地方有事目不交睫手不停搗外而彞寇之來罔不諮
確其情形內而安危之故罔不圖度其原委實見夫隱憂滋大道

署乏員呼應不靈綱維半解而不能不有請于皇上也粵東南海
也昔憂盜今並憂彞彞性豺狼况爲姦人所簸信信而來有効頤
香澳之意漸胡可長此臣之所大慮也粵西北山也昔憂盜憂猺
今並憂楚之寇楚寇披猖震鄰號號犯樂伺連西撫聞警而返三
面接壤一隙難疎此臣之所大慮也粵之腹地處處皆盜臣十一
月初四日到任查七月初五日永安賊殺把總張瀚十月初三日
歸善賊殺指揮周永秀臣一面飭將勵兵務清渠窟而山海藏姦
散則盜歸民而聚則民卽盜厝火積薪又臣之所大慮也乃究其
原則在無治人也如樂乳之警得道臣劉士禎旋歸蕩定歸永之
賊因道臣劉行義入賀邵各世未任惠之知府同知推官缺人滋
蔓難圖此得其人安失其人危之一驗也紅彞之犯又何以遷延
觀望緣將士之火攻實効罔臻幸船彞之緝拏條索在手此自道

廳力而緩急張弛之際合拍無人故爾恣其徘徊也此又得失叅
焉之一驗也若是乎人之不可以已也而粵之用人又與他省異
他省道臣綏民而粵則民猶共域不習其情與勢寬嚴皆亂他省
道臣攘盜而粵盜出沒無定飄洋遁嶠不熟其要害源流張弛皆
病他省道臣治兵而粵兼馭彘內澳外紅變態百出另有隨機操
縱之法不盡以兵也非通達其中肯綮競練皆失且也僻處炎荒
去京萬里凡道臣之推自京出者限三月領勅過里則六月少遲
則八月矣自外轉者聞報辭任赴任限六月過里則八月少遲則
十月矣盜賊充斥之區經年委頓必至大壞臣卽筆秃吻焦西江
難待且將責之何人乎又粵之缺員習爲營事目前右布政按察
使驛傳道嶺東守道巡道分守海南海北道羅定道并巡視海道
或缺或未任而府縣不與焉空閣封塵簿書挂壁卽將伯頻呼代

庖紛委且復何人應臣乎况臣身肩兩粵自黔界抵閩界四千五
百里自嶺界盡瓊界三千里分身不得共事無人安所借手以報
皇上者不得已遇緊要道缺或兩省或附近或曾在粵中有成効
者容臣擇量題補以通變濟窮總求有濟封疆朝呼夕應爲地非
爲人也臣轄司道三十餘至緊要關係山海寇彘者如海道等四
五缺方敢上請正與功令相合良匪多事伏望皇上念天末邊臣
時值多艱身擔利害凡如前艱劇處所道臣遇缺題補時特賜俞
覆卽間有新經部推者念其粹難任事不妨一轉移間則駕輕就
熟免人地不習之虞拯溺救焚無後時失事之悔于以防外定內
奠多事之海邦匪淺鮮矣謹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具
題伏乞勅下該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題十
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該部知道府縣缺員俱著遴選推補

有赴任逾限的張鏡心卽便叅處

就近擇補海道疏

題爲海道員缺需人孔亟謹議就近擇補仰祈聖明俯允以奠海邦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會同巡按廣東葛御史憲牌照得廣東海道職在防海一切督飭官兵外備彞番內戢寇盜皆其責任若非長才警識卓品深心之人未易勝其任而愉快茲該道鄭僉事近報陞轉所有員缺未知部推何日卽推亦未能遽到則就近議補萬不容已牌仰本司卽便博訪才望堪任海道官一員火速確議通詳以憑具題等因奉此依奉移准按察司牒呈稱該本司查報潮州府知府劉柱國堪任海道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看得粵東艱劇無過海道一缺謂其浩浩大海環控諸彞種種姦人走死如鶩與裏海之盜出沒無時此猶就

往日言也若在今日則尤甚紅彞抱欲而來不獲志而返方借口貢稅之名謂澳旣可收紅亦可市豈知畱臥榻之虎方苦有澳可復有紅今去復來只爭轉盼則華彞出入操縱機權正一絲九鼎之繫也不得其人或有人而不蚤得其用全歸敗事查得潮州知府劉柱國至清至才資俸兼及爲二千石第一前按臣疊疊其言之而尤可信者潮廣其一汪洋巨浸凡彞情賊勢兵力將材姦宄要害先得成噐于胷中以之陞補朝聞命而夕受事出其熟諳運之指顧必能寒姦制彞厝重地于安瀾耳萬一新推有人尙望一爲轉移無非慮生手之苦與遲任之艱想部臣有同心也抑臣等又有請焉惠州府地接九連正多盜出入之地知府久缺彈治奚資并望皇上勅部蚤推以救目前艱危者敢因多事而並及之旣經該司查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覆議如果臣等所言

不謬亟將劉柱國陞補海道遺下該府知府員缺並惠州知府缺員速行銓補庶重地得人而遐邇賴有教寧矣謹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旨吏部知道

請免溢地加派疏

題爲遵旨勒限清查溢地加派以濟急需事據廣東布政使司呈奉前督臣案驗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戶科抄出廣東巡按御史劉呈瑞會題前事奉聖旨該部覆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臣部前查省直溢地廣東見額田土三十三萬六千四百頃較之萬曆六年會計錄所開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五頃一十三畝溢出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頃八十七畝七分奉聖旨行查今據該督按回奏疏開內除南海順德保昌等縣俱有虛稅又文昌以地震沉田儋州瓊山等處以磽确減賦昌化以荒田題豁

共拆去浮稅一萬七千七百三頃有奇實溢田六萬一千八百頃有奇自九年爲始每畝加派銀一分二釐共計應溢解銀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兩三錢二分九釐所當照數徵解以克新餉至于該省兵餉當于南海順德等州縣浮稅一萬七千七百餘項內清查酌派以養本地之兵不得仍畱解部之數也夫廣東一省計有溢派銀七萬四千二百四十餘兩則臣部前疏所云有溢地卽有溢餉者信非虛語而該督按臣可謂從軍國起見實心清查者矣使各省值溢地處處皆然溢派餉銀當不下百萬有裨軍興豈曰小補等因題奉聖旨是這溢田銀兩自九年爲始著照數解部以克新餉其各省直該撫按通著嚴飭所屬詳查覈實作速奏報如隱徇稽延一體叅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咨前來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議照流寇荼毒中原上厯宸慮集兵措

餉刻期掃蕩屬在臣子誼宜減此朝食凡可仰濟軍需敢不竭蹶
惟命然有萬萬不能行者若今日躡嚙不言將來貽害無極並失
皇上遐邇一視之仁則臣等罪乃滋大謹據該司再詳查得廣東
溢地稅畝原冊開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頃八十七畝七分內有
南海文昌等縣虛稅沉田荒田共一萬七千七百三頃零久經題
豁外尙實稅六萬一千八百頃有奇照部文每畝以一分二釐派
之該銀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兩三錢內四萬三千兩係原派補
本省兵餉之數所可解部者止三萬一千二百四十八兩前按臣
劉呈瑞疏業已詳言之矣迺准部咨會議勦餉將前溢地內虛稅
派銀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三兩本地原派補兵餉銀四萬三千兩
原議解部銀三萬一千二百四十八兩俱責以九年起徵盡解軍
前克餉而粵之缺餉未計也無田可徵未計也時已無及勢難並

科未計也臣等不得已爲皇上陳之有兵則有餉粵兵亦皇上之
兵也山寇海獮出沒之區一日無兵則亂一兵無餉則譁前之待
命鹽鐵曠銀者旣刮以濟邊後之僅濡溢地一勺者復刮以應部
而粵之剗醫窮矣言設處則四萬非設處之數前鹽鐵曠銀非設
處乎一刮再刮而粵又何處得天降地湧之金乎無已則言加派
若其加之民又何須奪之兵若可派之後又何事爭之今粵民輸
賦獨先報溢獨多且蚤以溢地之首倡而受溢地之實禍臣等有
以知聖慈之不忍也而部之策粵餉者曰于虛稅酌派旣已虛矣
何稅可派塵飯土羹之難飽粵也明矣而部之催勦餉者又曰同
虛稅並解夫粵之國正桑田滄海之國也南海等縣灘沉等地不
可問之水濱且曾經題豁可再派乎非示信也卽派之而誰爲受
畝誰爲應徵乎是捕風也且溢地一項永久起科子虛烏有之事

可令粵民世世受之乎臣等有以知聖慈之不忍也若從九年徵解之文則得援成例以請凡加派以文到起徵令原畫一而溢地之奉部文則自十年四月也現年起徵普天盡然粵亦王土何得獨異且九年則議而未定時也尙屬未定何以加徵必以十年奉旨之日追九年已過之租是用二也民何以堪臣等有以知聖慈之不忍也復讀部議省府溢地一項酌其腴瘠以爲等差或量減一半或三分取一此一段惻然不忍之意溢乎筆端是原無取盈溢地之法又稱廣東督按實心清查從軍國起見使各省溢地處處皆然豈曰小補是未嘗不諒地方之苦心倘獨無田浮稅以勵從實蚤報之朴誠留本省軍餉以恤節次括解之難繼俾以應解三萬餘兩自十年徵解較之各省直已居其多且先而于部文量減取一之美意亦正相合臣等又有以知部臣之有同心也既經

該司備詳前來相應具題伏祈勅下該部查照議覆粵民幸甚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謹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初七日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該部看議速覆

雲隱堂文集卷之四

相州 張鏡心晦臣甫著 子潛編校

奏議

報官兵勦散山寇疏

兩廣總督臣張 謹題爲惠州山寇竊發官兵奮力勦散謹合前
後情形據實馳報以祈聖鑒事臣自十月杪受事查接管卷內惠
州叅將施王政單報強賊大夥突發永安長寧劫人勒贖殞弁傷
兵等情到臣該臣一面嚴查失事情形一面飛檄將士勵兵勦捕
去後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據督糧代管嶺東分守道叅政馮時來
呈報路將督率官兵擒斬死賊捷級并救回難民等情到臣臣將
前後被傷哨兵一面批卹將解到賊總等卽日批嶺西兵巡道陶
崇道覆審並臣面審得吉夢鯉永安人素知推測兼擅奇門爲福

建上杭人流寇大總葛思南招入移內尊爲禽師陣前掠殺皆出
指示黃成金興寧人自認賊營衝鋒手殺周指揮時衆推有勇加
號三總俱爲擄去今圃生員王昌三在賊營時所熟識者二渠狀
貌猙獰情真證據難容苟延致生出柙之變臣卽行梟示正法以
儆羣兇餘犯二十餘人發道招審定辟期無在縱外該臣看得惠
州地接九連夙稱盜藪七月間府之缺官者三縣之代庖者半而
道臣劉行義又有入賀之行未免彈壓乏人以致錫山不逞之徒
附瀕海流賊雲集響應自永安戰敗後長寧長樂之間皆爲震動
岌岌乎鍾凌秀之續矣賴按臣葛徵奇號令嚴明將士用命俘馘
多渠而賊膽始落然山深地濶兵加西北寇突東南陽化周弁之
殞又復見告臣度嶺時聞之便飛札促新糧道馮時來遄往署事
督勦之檄相望于道叅將施王政乘新勝之餘恨不滅此朝食然

而魍魎潛形鼠狐遁窟大兵之來又急不得問也于是乎撤兵以
誤之多伏以待之密偵情形潛扼要害直至歲暮時賊總乃次第
就擒黃塘之捷寶山之捷一時並告而殺官之寇駢首就戮雖天
紫嶂之遁魚散鳥驚而餘孽之揆定當披枝剝根斷不留一蔓以
滋後害也是役也寇聚三百人毒流四五月賊旣乘虛而滋官以
輕發而敗亦幸而值按臣入境之日耳發機迅而收功蚤斬厥萌
芽遂券後效不然而星火燎原八九月間又不知如何橫決也署
嶺東道馮時來聞檄星馳當多凶多難之時爲拯溺救焚之舉新
猷一振實效旋收叅將施王政智畧兼人實心任事計前後斬首
級三十七顆生擒二十九人而銳斃之賊與督捕之獲不與焉可
謂無負干城之寄應行敘錄以酬其勞陣亡指揮周永秀把總張
潮奮不顧身冒敵而死應行議卹以旌其勇若失事各官除典史

黃鳴鳳巡簡林登庸臣已批行提問外捕盜通判蕭可風不克消
萌徒勞救過課以典守之條難寬釀禍之實或念府員盡空一身
兼署量罰自屬寬政歸善署印布政司照磨南有臺旣膺視篆豈
得弛擔仍應議懲指揮任其濬王元禎悠泄從事緝捕罕聞當其
失援之時何逃溺職之罪竝當分別議處以儆其後者也謹會同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據實題報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覈議
覆請聖裁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題十一年
三月十六日奉 旨該部核議具奏

參鎮臣庇姦之罪疏

題爲鎮臣守粵之能已見庇姦之罪宜明伏祈勅部別用以全使
過事臣思年來軍旅之氣不揚非無兵患無將耳若大將橫玉垂
金位高寵極而乃不圖振旅詰戎一意庇姦亂法負國思而羞聞
鉞臣不敢不問則廣東總兵官陳謙是矣臣入境卽聞李葉榮勾
誘之事該鎮謁臣舟中臣首舉以問卽見其曲爲庇護情辭閃爍
臣竊疑之乃貌強年富又未嘗不思用之也臣抵端州卽促該鎮
出師浪白宣示漢法若紅彛論之不遵泛海樓船須衆須整勿容
輕易已復探之曰李葉榮能拏定紅彛去來詐亦可使該鎮卽欣
然曰能能夫葉榮非勾誘之人而何以能也比其移師猶手書敦
勉乃徐徐其行僅駐香山或者曰彛非久遯去不及浪白而返而
軍容草畧大類棘門該鎮兩年所治何事臣又竊輕之矣因而訪
之有謂利在許市假公濟私差葉榮勾入者有謂紅彛到日卽入
總府見萬衆喧擁卽發回哨船者迨彛鬼居停揭邦俊家蝸蟾沸
騰幾釀禍變賴按臣葛徵奇深心定力電燭霜嚴批究葉榮等凜
凜不少假借該鎮亦覺機勢叵測始算數清給或拋命向土究追

還者嗟嗟大將軍旗鼓相向自爾正正堂堂卽駕馭相機亦當明明白白而乃爲此居心不淨黏手難白之事乎迨臣追治李葉榮葉貴揭邦俊林心湖等罪狀獨該鎮申詳曰葉榮之事二司會議道將會差勞可蔽罪等語臣批云李葉榮罪列前詳功于何在仰二司官查明報今二司之覆具在也議則有矣未議差卽會差有矣未差葉榮卽差葉榮宣揚漢法矣豈令之勾沒彛財乎亦足見該鎮之智昏而心橫也先是臣憂東粵之兵防海艱劇語該鎮造舟繕器件件整頓若肯實心作事錢糧自當措發而該鎮無以應也臣前疏言道廳緝彛合拍無人爲該鎮而發也迨正月二十日見臣臣示以葉榮之罪按院初批甚厲兼本部院批行究治何得議寬尙嗷嗷代辯臣正色曰諭之使去非諭之使來諭之歸澳非諭之市漢明綸不捍堵駕馭並嚴乎該鎮居一日官當治一日事

紅鬚再來有謂根芽已伏者該鎮無得泄泄于是面色如土而出臣事事認真凡胷中事必傾吐向人今日臣之叅謙卽當日臣之所以語謙者總之該鎮舉念一差觸手盡錯欲遂調停之術何資緩急之防且物議已騰無顏將士之上而本官歷任皆在滇黔陸戰或其所長海戰或其所短伏祈勅下兵部量行別調以無悞地方至粵東多事更祈勅部補一人地相宜者以翦長鯨而固海圉所關匪淺解矣謹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題請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旨陳謙已有旨了李葉榮等著該部一并議處具奏

請復歲叅之法并糾蠹餉貪官疏

題爲粵餉萬分空匱粵兵旦夕莫支謹據實上聞祈復查叅舊例以儆積頹先直糾蠹餉貪官以肅法紀事臣惟國之所恃者兵兵

之所天者食相需爲命而况粵何地也水怪山妖出沒萬狀歷稽
往牒無十年無事者故一口無兵則亂卽一地無兵亦亂而顧可
使之枵腹荷戈曠日語難乎查粵中有二餉一曰秋糧軍餉支給
廣東水陸兵食一曰精兵折糧協餉解貯梧鎮協濟廣西梧州平柳
慶等府兵食此向來定例也邇奉明旨議於二項內歲指曠銀二
萬兩解京濟遼曰督撫軍餉則前二項者不直粵軍續命之丹亦
榆關待哺之物然必正餉完而後有曠曠餉完而後可以如數解
京則粵餉其何容分毫欠耶據十年十二月間廣東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姜一洪申稱兵餉歲缺催解不前懇祈憲飭以杜脫巾事
開本司兵餉歲額遇閏收銀一十七萬二千七百兩零應支一十
八萬七千兩零是入數原不敷出數縷指五年來缺至一十二萬
餘千本年一年竟缺至六萬餘千檄催守催因循成習萬一脫巾

生變誰任其咎容本司指各申報本部院題叅等因廣西府江道
帶管分守蒼梧道僉事謝宗申稱每年東省協濟廣西精兵折糧
不過七萬五千餘兩今查欠至五萬八千餘兩防江各兵前因王
鹽苦楚逃散今新募無糧祇恐瓦解急如燃眉等因梧州府知府
袁文新申稱梧州餉查實欠尙五萬一千餘兩衆兵嗷嗷勢將叵測
等因肇慶府知府蔡秋卿申爲清積逋以慰軍需查得新興一縣
每年額解海朗雙魚寨兵食銀四千九百餘兩藍坑營兵食銀七
百餘兩冷水東山各營兵食銀二千三百餘兩自六年至十年積
欠一萬三千八百餘兩該縣視府餉爲緩著頻催不應堆積愈多
此豈盡欠在民必有侵那之弊務要勒限清查等因廣東布政司
冊開頻年解廣東濟遼督撫軍餉那支過廣西精兵折糧銀一萬
伍千八百餘兩又接按臣葛徵奇巡歷所至手書在復言府縣索

餉動輒百千將來恐有脫巾之慮又言餉缺兵驕於雷陽親見牌
諭乃始得安庚癸之呼足爲寒心臣覽之不覺毛骨俱悚夫粵餉
曾幾何而負至如許據司府所報則兩省之餉不止半逋一縣之
中幾于全欠卽解京之需亦那西應東取正抵曠竝曠餉而亦欠
之矣率此不更必至饑軍掉臂而始究臣之不蚤言也亦何濟乎
臣查舊卷先准戶部咨開以後廣東查叅未完軍餉照依仰承德
意事例一體叅處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萬曆三十九年二月
又准戶部咨開查叅以三十八年爲始務令全完不許分毫虧欠
凡本年欠一分者州縣印官任俸督催至二分三分者降俸二級
四分五分者降職二級俱戴罪督催以上遞加帶徵銀欠一分者
奪俸半年一分以上奪俸一年府印官合以所屬州縣總算如欠
本年二分三分以上者任俸督催統竣完日奏請開復見任任俸

等官卽賢如龔黃暫停陞考等因在卷歷經前任督臣每年核各
屬欠餉多寡照例題叅無異直至萬曆四十三年因嚴叅之後各
屬完輸遂爾報罷不虞以餉完而罷叅者今又以罷叅而逋餉也
饑卒擁譟有朝不保夕之形藩司仰屋有捉襟露肘之歎卽臣三
令五申脣乾頰禿而州縣之泄泄如故也所以然者有司見叅罰
不及實有懈心且粵地寥廓又比較所不能到正所謂窮則變變
則通之時舍查叅一法別無足餉長策該司題叅之請萬非得已
伏祈皇上允復舊例俾臣蚤爲申飭至歲終查明叅治庶功令明
而錮習其有瘳乎乃逋餉最多如新興縣知縣羅憲陞其人貪穢
多端徵貯作弊又不敢不先爲糾治以懲其餘也一本縣二十五
里丁糧二萬餘前官不聞逋賦獨本官重索火耗每歲千兩不等
以致里排苦累不完里長梁福昌劉裕等證一本縣雙橋都五甲

糧頗難完若是減耗法催亦肯上納本官乘此地不肯納糧之名通惡里徐模科等送銀百兩全不催徵任其逋負里排證一本官點新里長每里索相見朱墨銀二兩雙橋五里至四十兩俱堂書區初區志過付證一本官奉府檄催餉委主簿瞿國基下鄉騷擾兼索嘗例轉送竟置高閣里長麥彥陽證一本官侵那正編銀八百二十八兩至今未補廣州府推官查盤報揭證一本官收貯預備倉穀價銀二百餘兩被庫吏陳王棟侵匿本官貓鼠同眠不敢覺察反立虛案抵飾查盤見經孫推官詳明追究一本官比頑童李瑞肆無忌憚串阜隸鄧揚局騙廖玉台銀十八兩莫惟準等銀二十兩嚴明亮等父子銀八十兩被害證一生員黎民萃黎民聚賭博夜歸越城被城軍王可中捉獲指名申革詐銀二百兩區志送進反以毆打生員責王可中二十板可中證一本縣富民葉良

頑因賭破產被本族葉宗謙債准房屋具告本官受謙銀五十兩重責立逐良頑般移交業良頑證一仁豐都富民陳奇策包姦陳氏爲妾逐妻梁氏岳父梁楠具告策浼區志送銀三十兩立案不行梁楠赴告察院准提本縣延抗不解至今未結一本官每墟私收牛稅百餘兩任民間宰殺不禁里排侯壁等證一本縣准理打劫地方事失主告藍坑營徐把總不行救護徐把總畏懼飲銀三十兩託武舉梁鎮送入不究兵李標知證此一官者材爲貪使利令智昏政豈拙于催科術止工乎潤已至其徵火耗索嘗例累百累千方令里排掩口何繇作庶民終事之心據其侵正糧捏解款或欺或冒自甘貓鼠同眠安望有徹底澄清之賦則一萬三千八百兩之欠實本官爲之過豈在民哉所當革職提問以爲蠹餉之戒者也臣謹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據實題請伏祈勅

下該部議復廣東查叅兵餉之例將羅憲陞從重提究庶餉粵與
濟遼兼資而頹玩之有司知所儆矣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三月
初一日題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部知道羅憲陞著革了職及
本內有名衙蠹該撫按嚴提究擬具奏

請留要地監司疏

題為議留要地監司久任以資保障事據廣布政司呈奉臣牌行
會同按察司看得南韶多事劉憲使介守弘才資俸已及酌議加
銜久任以惠地方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議照監
司提衡一路彈壓諸城察吏安民詰戎禦侮皆其責任自昔有言
得一良翰賢於十萬甲兵臣等於南韶道劉士禎信之也本官清
貞絕俗氣節孤持提綱紀以肅羣寮祛蠹害而安萬姓風猷政績

固已冠冕一時乃其沉幾定力蚤見淵謀尤卓乎其不可及者南
韶居粵上游比鄰江楚連州與藍臨緊接一山為湖北巨寇窟穴
每每寇朝發則夕至亦每每我北防則南出延袤數百里兵不滿
千賴本官偵探明而縹緲蚤功罪明而壁壘新督率劉大定防南
韶劉良將防連山歷險控要如聚米目前凡築關建柵如庾嶺風
門坳等處悉皆屹然壯固而尤可服者一段真誠感動百姓如士
衿里甲皆能終事知方真有人戰家守之遺風焉自去年及今春
有犯必却無萌不斬况刻下楚中會兵勦賊須此地扼東逸之門
方永寇成釜魚之勢尤非本官不可者查本官憲長之俸業已及
瓜屢次叙功見蒙欽旨加級前督臣按臣累疏特薦無不以第一
流節鉞期之茲苦苦以一路相留必有為本官抱屈者但臣等為
地方計不暇為本官計惟恐萬一別陞失此長城輒敢闔詞上請

伏祈飭下該部議覆如果資俸相應准其加銜久任庶重地借其
救寧而臣等亦可借手封疆以寔曠官之罪矣謹題請旨崇禎十
一年三月初一日題奉 旨該部知道

議分守備信地疏

題爲議分守備信地以重責成以保疆圉事據南韶兵巡道劉士
禎呈奉臣批看得南韶二府幅員千里近復多故莫若將各地方
分隸兩守備便于責成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南贛汀韶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議
照南韶連清一帶居粵上游延袤幾至千里水陸官兵三千六百
有奇原止設一守備統之此在時平則兼攝而有餘及多事則馳
驚而不足隨題設一守備劉大定割守南雄然所統止南雄兵信
地亦止南雄界耳而韶州連清之兵與地仍屬之舊備劉良將也

頃楚警震鄰該道以劉良將急在防連不能抽身兼顧卽令劉大
定至韶練兵以俟暨楚寇流入樂昌乳源等處斬逐堵遁者劉大
定也寇回楚地應調協禦者劉大定也而劉良將之在連防徭防
寇屢犯屢逐竟不能離連一步則南韶清連必須二備分領分任
實揆度時勢計量道里不得不然者茲議以南韶之兵屬之劉大
定擬其銜曰南韶守備以清連之兵屬之劉良將擬其銜曰清連
守備統轄分明管顧易便爲地方久安計莫踰于此雖原有另設
叅將添設守備之議然紛更之下錢糧難措不若仍以二 備分
統而以一南韶巡道提調之更爲直截簡便也爲此具題伏乞勅
下兵部覆議將二備定銜分職庶責任並專緩急有濟而封疆嘉
賴匪眇小也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三月初一日題四月二十日
奉 旨兵部知道

官兵力戰堵回楚寇疏

題爲楚寇分道入犯官兵力戰堵回謹報俘斬功級並傷亡將士以明功罪事三月十二日據南韶道劉士禎呈報死賊三千餘徒攻打彬州住劄良田地方臣卽刻選調鎮下標兵一千責令遊擊官張開祚率領星馳赴援續接該道詳報官軍擒斬大捷及後窮追中伏傷亡將卒并各弁功罪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楚寇窟穴藍臨與連韶接壤而入犯之路樂昌爲衝臣蚤鯁慮之正月十五日發標營把總黎樹績徐時化領兵五百前任防勦南韶道劉士禎躬查關隘處所分信責成故連州偵明備蚤有犯必摧只樂昌正官久缺該備失于偵探致大寇之來倉皇失利遂爾流突境內則劉大定之肉不足食也臣衙門離連韶數百里一聞分犯之報卽令標營遊擊張開祚督兵一千員名星夜前發臣隨檄嶺西道

陶崇道回肇一面續發廣兵料理移鎮間寇已漸逼韶州幸該道恩信素著戮力固守率府縣把總等官備火藥銃弩等項多方制敵晦明罔間憑城擊死多賊賊氣始奪又連州再戰再捷大挫狂氛前後擒斬六十餘級之報一時並至賊膽遂寒而思遁矣援兵抵韶追賊四十里及于黃村除劉良將等零斬不計外張開祚率陳邦對等截其後隊一斬二百餘級所丟木牌噐仗徧山獲馬八十餘匹陳邦對解韶赴驗一時歡聲雷動快此大捷不意該遊恃勝輕敵次蚤貪誘中伏而殞聞報之日疑劉良將不行救援比臣舟次清遠據查報始知該遊領家健追賊陷入隘谷陳邦基王龍只得挺身救護爲賊伏扼斷卽本營兵且不能前劉良將又安能救耶乃賊被創之後相率引去適廣肇二標兵連絡並進贛撫王之良所發援旅已過南雄聲勢益張賊遂紆道向桂陽潛遁時臣

已抵英江恨狡寇成逋苦縮地無術又念奉夾勦明綸遂駐劄韶州分布兵將以俟期會之至矣是役也賊各分數千韶連並犯謀會于英江之間其爲志甚譎幸戰守各嚴鎮兵雲集擒斬纍纍遂使大劄而去其平日修備臨機制變固守咽喉聯絡聲勢俾各縣城巋然無恙以俟大兵之至者道臣劉士禎也而府官熊士達縣官潘復敏把總徐時化之力爲多其偵明應早力劄賊氛扼東下之勢俾鎮兵得專力于韶者連州知州王立準也而守備劉良將把總黎樹績鄧邦宇等之力爲多若黃村大捷之功則張開祚領陳邦對陳邦基爲首其次日戰歿之忠則張開祚與陳邦基王龍爲烈臣把牘低徊深恨該遊輕敵殞生而終不能不歎該遊之勇義也方今將氣不振觀望成風似此殺賊捐軀生氣凜凜且陳邦基生前之功臨難之勇與王龍鄒維勳冒險救將甘以身殉一時

臂指用命尤近日行間僅見者仰祈勅部從優卹贈以勵人心若夫守備劉大定偵備後時縱賊入犯一敗之後抱首奔逃徐時化隔河擊賊招之不來而又妬功樂禍以自掩敗若非該道麾之南雄則其播惑人心更不可言者應以失機重行拏問韶州指揮許上捷派明信地率衆先逃百戶陳奇謀領管標營縮首善避並應革任示懲其署樂昌縣印南雄府推官蔡侃賢入犯係其地方議責何辭典守但正官久缺代庖傳舍始以陳順達代攝順達陞任則府屬無人空懸浹月侃賢以隔府之官接署受事未幾寇遂闌入但城守克完亦罪中之功似應議罰仍令署事以規劾自贖者也至臣節制之下不克收功萬全雖有斬捷之報而劉大定疎防之罪卽臣罪張開祚輕敵之失卽臣失伏乞皇上治臣一人以激三軍其裨益封疆非小矣抑臣因是而有請焉楚寇日甚一日四

方蠡起藍臨武嘗柳桂衡永所在報警更有訛言布散人心反側高紫二源毀巢出窟瀾山漫野以數萬計戡定之舉及今已晚過此愈難伏祈皇上立發大兵付楚王勦臣等附近省分從旁堵擊蚤收半壁之功免作中原之續也臣謹會同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具題伏祈勅下該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四月初十日題六月十六日奉 旨該部核議具奏

題明擒斬殺官土目安戢人民疏

題爲土目擁衆殺官業經擒渠追印安戢人民謹奏聞以紓南顧事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據分守廣西左江帶管兵巡道右叅議張一鳳呈本年正月初五日據太平府呈據下石西州土官閉在明申稱思明州土官黃國禹係屬妻兄被該州目民黃日章

等統帶村民於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蜂擁入州登時殺死官印財物悉被捲虜等情具報到臣臣一面批道府擒渠散黨檄章叅將相機消弭一面具疏題報外復與帶管左江巡道張一鳳面商土目黃日章等殺官奪印鎖禁家屬勢成騎虎該州百姓又痛恨黃國禹貪殘素著恐因之鼓煽人心亟宜宣布德威安戢州衆計捕元兇正法并查州印下落應襲親男速報以憑具奏間續據帶管該道張一鳳呈稱遵奉憲令嚴行太平府撫戢州民追印擒兇通州族目士民公舉官男黃河龍承襲鄰州各土司亦申保結除候確議詳襲合先呈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思明界在西徼風土獷悍黃日章等則猶犬羊之族也一旦殺官擄印囚其妻孥逐其嗣子合州洶洶有如沸鼎誠地方一大變也乃臣鯁鯁過慮者實以黃國鼎播虐于衆素失人心故日章等因之爲亂倘處置稍不

慎而逆目身負不赦之誅外激離心之衆星火燎原勢殊叵測幸道府從容鄭重撫戢人民消弭反側不動聲色而殺官倡亂之渠魁以次就縛據其追出印信保全官妻將官男黃河龍差兵送回署事業已帖然無譁則道府之功在地方不可誣也除黃河龍俟勘結詳明議襲外謹先具聞以抒宸顧至日章等豺狼族類梟獍肝腸忝隸微臣罔知漢法叛逆之罪上通于天容臣行該道按律招擬仰候聖明立賜正法庶三尺嚴明而遐方土司知所儆惕其于彈壓封疆非小補矣謹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茂華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昂虞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四月初十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設虎門叅將疏

題爲虎門重地扼守宜嚴謹議請設叅將統兵防禦以消狡萌以固省會事據廣東布政司呈詳奉臣憲牌查議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議照廣東省會一水從東南百餘里通于大海口兩山對峙名曰虎頭門實省會之門戶也在懲于海寇會一本薄犯省城之後建設欽總一員屯兵扼守續以門戶地重欽總權輕議以廣東總兵駕艘船提重兵至虎門駐劄鎮守而以欽總改移香山雍陌防澳業經萬曆三十九年內題行矣至天啓甲子有省會姦民鼓譟之變議者遂謂總兵宜坐鎮省會不宜遠出虎門嗣是虎門空虛崇禎二年海賊李魁奇謀自虎門入犯時集議委原任叅將李相統兵二千把守然此屬權宜非輕題設事寧而兵亦漸減崇禎四年海賊劉香揚帆徑越虎門直入赤岡賴前督臣選將督兵奮擊敗走去歲紅彝乘風飄突移泊于此臣等

嚴督各將會集多兵杜絕接濟通逐遁歸茲歲雖以內備不來第
耽耽垂涎市利不能忘情于粵誠不可恃其不來也此一虎門實
藝寇突犯必繇之要津卽平時尙當綢繆矧今紅藝狡伺且近據
有異船戢使彭山之報又有藝船流突廉池之報而虎門將無專
官兵無嘗額何以保門戶而安堂奧此臣等所以岌岌爲之計也
茲據議將官必設叅將庶事權隆重成虎豹當關之勢官兵則現
有七百八十五員名容臣等設處募足千餘之數衙宇則改用總
兵原駐公署俸薪則議裁都司閑簡見缺僉書一員以其俸薪工
食等項移克皆事體之便宜者旣經該司道會議前來理合具題
伏乞勅下兵部覆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卽照議建設選推慣水
謀勇將官一員克爲虎門叅將嚴限前來任事其都司見缺僉書
一員查照裁併庶重地控扼有資而粵省永賴枚寧矣謹題請旨

崇禎十一年九月初一日題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看

議速覆

恭報搗巢發兵日期疏

題爲遵旨搗巢恭報發兵日期事臣照楚藍之寇以高獠紫獠二
源爲大窟其巖巢拗窾至百餘里徒黨悍獷至二三萬此數十年
盤結而今人踞出犯爲負嶠抗兵之地者二源十五里外爲寧溪
所寧溪所三十里外卽廣東連州界是賊源在楚賊禍在粵故楚
寇發則肘腋成戈矛而粵兵動則出門卽戰地所以臣之圖分防
不啻臥薪而臣之策合勦有如剝膚伏蒙皇上俞部臣之請令偏
沅先有王兵贛廣密計勝算又催各督撫合力夾勦又奉兩廣贛
沅速行搗巢之旨臣聞命自天凜悚從事義無自後而沅贛各撫
臣已預先綢繆咨札往來總總其共圖之矣本年六月二十五日

接兵部咨爲速催會剿楚寇事仍將發兵日期速行奏報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贊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昂虞看得兩粵實逼藍林周圍地方幾二千里面面當賊自奉有明綸從三四月間卽調集兵將湊處糧芻又與沅贛撫臣悉力商籌初據偏沅撫臣咨臣兩粵堵勦又據偏沅撫臣咨臣文內云沅兵出桂陽中路廣東兵出宜章東路廣西兵出永寧西路而廣東連州之攻寧溪所爲南路者蚤知臣以重兵扼之矣是役也在廣東則有惠州叅將施王政同督陣加銜都司楊奇琳統標惠州羅定兵三千員各于六月二十三日繇連州朱岡司向三江口進札原任叅將李相今委統肇標兵一千四百員名柘林寨守備林宏統南澳兵六百員各于六月二十七繇樂昌黃圃司向宜章臨武進發西山副總兵徐之

龍統肇廣標兵二千員各從乳源縣向谷溪水進札守備劉良將統南韶兵一千員名在仁化界上屯札以備堵勦而監軍則按察使仍署南韶道劉士禎也在廣西則有潯梧叅將成大用統狼兵二千餘員各從永寧進發于六月十八日又進札藍山富陽鄉已遇敵取捷而監軍則蒼梧守道唐顯悅也廣西撫臣林贊移駐全州臣自三月移韶至五月中旬暫回鎮料理防勦事于六月二十三日復發牌移駐乳源在韶連間接壤宜臨以便與偏沅南贛相呼應臣等誼切一體勢猶同室矢仇澤之奮勵副明旨之森嚴但知惟賊是求自應悉索敝賦雖竭屢當三面之馳驅所不敢辭也除合兵搗巢情形續容另報外既經部咨前來理合題報伏乞勅下兵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題八月二十六日奉 旨據報發兵進勦知道了仍須速搗賊巢毋致曠日該

部知道

會勦楚寇大捷先聲已振疏

題爲遵旨會勦楚寇恭報大捷以紓聖懷事本年七月內據各路道將彙報擒斬捷功到臣該臣看得楚寇匪茹蹂躪南服以數年盤窟一旦燎原遂致上厯宸衷睠焉南顧臣兩粵遵旨搗巢深入其阻師分三路衆至萬餘義篤同仇誓圖滅賊尤賴沅虔同心接濟聲勢克張遂爾旬日之間隨處奏捷在藍山則有成大用之捷擒斬八十餘功此賊來挑戰而迎機以挫其鋒也在臨武則有林宏之捷斬首四百九十顆生擒劇賊一百一十八名焚巢三處李相之捷斬首三百九十三顆生擒八十一名焚巢二處此則直搗賊穴批堅突圍轉戰兩晝夜獲此大勝而林宏以寡擊衆精悍驍雄所向披靡賊爲銜指厥功尤茂若監紀通判郭九有推官孫明

率等指陳地利接引鄉兵其功並不可泯者從此鼓行而前直抵寧溪共搗二源則俘斬一千二百功之先聲當先有以裨其魄矣皆仰仗皇上赫聲濯靈天威遐暢閣部諸臣幃幄功高偏沅撫臣陳睿謨廣西撫臣林贊南贛撫臣王之良謀猷克壯廣東按臣葛徵奇廣西按臣陳曷虞湖廣按臣林銘球法令嚴明監軍道臣劉士禎唐顯悅李嵩蔡官治徐人龍籌餉司臣姜一洪涂紹燧策力畢舉飛輓如期故能收茲克捷除一面將擒斬功次陣傷員各備細造冊另報外謹會同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北湖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睿謨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贊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曷虞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林銘球具題伏乞勅下該部覆議核敘以鼓勵行間庶後

雲隱堂文集 卷之四
効可收而人心益奮矣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
八月二十六日奉 旨這會勦獲捷先聲已壯著益鼓勵各道路
將合期奮擊速蕩楚氛該部知道

蕩平楚寇大捷疏

題爲粵兵遵旨搗巢已經蕩穴擒渠謹據實報聞仰祈聖鑒事臣
兩粵接部咨覆疏云楚中賊巢地名高獠源紫獠源前爲寧溪所
後爲八排徭東連廣東西接廣西賊之根底務扼要殲除等因又
接偏沅巡撫陳睿謨轉咨臣大盜金華美陳朝龍呂積容等竄入
徭內延賊渠郭子奴曾介奴號剗平王並高獠源廖二慶等紫獠
源李荆楚等擁衆劫掠巢穴與連州八排徭相近倘攻急歸徭後
患滋大合咨堵截開諭勿使收納扼要之策等因到臣臣隨於五
月初二日分發道將刻期會勦續據各路道將報擒渠搗巢掃蕩

寇氛大捷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楚寇之流毒江南也屠城殞將慘
遍湖湘且擁衆數萬分突各省無虛日幸賴我皇上赫然震怒及
其初起而薙夷之臣以比鄰之急殫力夾勦又奉速行搗巢之旨
隨與撫臣林贊咨札往來徬徨中夜已而念賊巢結于兩源剗平
王郭子奴曾介奴陳朝龍李荆楚等數十輩盤據其中未易圖也
于是分布叅將施王政屯兵連州叅將成大用任兵藍山總扼二
源要害以待共舉且知州王立準以徭得術徭人背賊內向凡巢
中虛實之情紆曲之徑皆爲所勾致而勦賊之局始有把握迨林
宏李相徐之龍大兵與施王政相合恐賊窮潰突復移咨會勦間
隨據偏沅撫臣陳睿謨發貢王猷一旅同成大用而前其秀峯之
捷大鋪之捷皆在二源外遇賊隨勦者也若施王政沙嶺李相羅
尚李茂栢林埠之戰則二源之藩籬破矣貢王猷成大用兵繇冷

水源而入林宏李相兵繇南風凹下尙搗其前面而施王政徐之龍以四千兵從大橋大古源疾走王簿尙以奪其嶮各路兵所至焚斬而大古源冷水源官里源王簿尙之窟又一空矣首尾夾攻賊嶮既失王簿俯擊二源賊皆辟易成大用復奏捷于香爐山賊之頭目驍銳盡奔紫獠高山結六寨列兵據嶮以待依然負隅之莫撓也初七日諸將次第會合先後排布有約初九合攻者偶於初八日辰刻林宏兵與連州兵潛赴巢下放火賊見兵少下山撲捕若開營來衝之勢于是大兵分左右翼衝殺施王政林宏兵當前徐之龍李相兵並進督陣楊奇琳又戮其不用命者遂皆効死力戰冒嶮仰攻忽爾天風助順草木盡然滿山竹柵茅屋被火煙燔障空官兵乘風縱擊銳炮齊施爭驅逐北銳傷千餘俘斬千餘而老幼驚潰之墮于谿壑積貯牛馬之燼于風火填谷澗山未可

數計也從搶攘中擒李荆楚妻子女而鋒鏑之下尙不辨其爲賊渠者迨次日剗平王郭子奴之妾擒而子奴之級始出又黃舜仁之縛至而子奴之認益真又監軍道唐顯悅勘會介奴廖二慶三慶之斬適至則四渠各駢首于陣前矣諸將奉令追捕分道擒渠于是初十日有李德所之斬十三日有陳朝龍之斬十四日有曾孟卿之斬皆經見獲從渠唐繼宗等認確而摝殺賊級生擒次渠又以四百餘功報矣而李荆楚眼見逋逃而池魚失水立可成擒况楚將尹先民虔將董大勝各兵次第入源大摝十日自當不留餘孽未幾而李巡簡率李荆楚之報果至矣旬日間數大名渠盡膏斧鑕且餘寇驚竄荒谷搜剔縛斬殆盡豈非天厭元兇陰禡其魄遂使數年負固頃刻掃除而西南半壁荼毒之慘洗之一旦哉從此桂臨賊雜民中者膽落心寒况大兵乘勝可勦可困偏沅撫

臣操縱有方當共期奏澄清于旦夕矣此皆仰伏皇上如天之福雷電合章恩威遠播克靖南服並閣部科臣運籌帷中決勝萬里之所致也若夫行間將吏奉西撫臣方畧各按臣法紀俱能同心戮力克奏膚功在文臣則廣東監軍道按察使劉士禎廣西監軍道叅議唐顯悅馳驅盡瘁遠出數百里外與鐵衣伍發縱指示幾同汗馬之功廣東左布政使姜一洪廣西左布政使涂紹燧當三空四盡時嘔心擘畫供一萬二千戰守之兵以資騰飽厥績甚茂廣東叅謀知州王立準監紀推官關應春廣西監紀推官吳鼎元廣東監賞通判唐之相督糧通判趙之球推官許璟皆出入鋒鏑之中其佐澄清之績在武臣則惠州叅將施王政首破巖巢俘斬甚衆而剗平王郭子奴等四賊之斬皆出部下署遊擊林宏勇擅衝鋒無堅不破前後俘斬獨多破巢之日功奏先登梧州叅將成

大用高獠源與香爐山並奏斬捷名渠曾介奴等一朝駢首寧溪一面功當合論西山副總兵徐之龍破巢時督兵前驅擒斬亦多而李荆楚妻妾子女首先縛繫卒使失勢被緝功自表表原任叅將李相當機明決善馭尙兵搗巢功收合拍前後俘賊並著勞深血戰廣西總兵坐營都司李茂栢秀峯林埠兩戰斬首二百餘功應並叙廣東督陣都司楊奇琳奉令帷嚴臨軍誅退使士知用命成功而部兵斬級纍纍績亦並優以上諸臣先後搗巢時功績最著者應先題明以俟凱旋總叙伏祈勅下兵部巡按御史再行核明覆奏若貢王猷協同搗巢尹允民董大勝人源揆勦之績則偏沅南贛撫臣疏叙非臣敢贅至道府縣征繕調遣之勞魚鹽本色之辨與臣鎮下武臣出入戰陣之中奔走羽檄之際總俟會叙核明與衝鋒擒渠斬級並陣亡重傷把哨士卒逐一類報者也謹會

同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北湖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睿謨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贊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昺真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林銘球具題伏乞敕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題十月十三日奉 旨奏內文武將士各功着巡按御史核勘具奏兵部知道

大寇已平請停協剿鄭兵事

題爲遵旨調將謹會議題明以候聖裁事崇禎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准偏沅撫臣陳睿謨咨本年七月十九日准兵部咨爲酌請道將兵糧痛勦南賊以除大患事該本部尙書楊嗣昌題前事奉聖旨是著鄭芝龍卽統精兵二千速赴粵督軍前以聽調度勦賊其

別調蔡官治以曾櫻推補併割解行鹽俱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合咨請照來文內事理調鄭將官暫赴部院軍前俟另移文請發施行等因到臣臣卽一面飛檄調鄭芝龍整旅西征間竊念臣自接兩廣贛沅搗巢明旨後嘔心殫力業于四月中旬調集鄭芝龍部將林宏兵六百與施王政徐之龍李相等兵共七千餘分布戰守止緣粵界天末不能速行報聞致部疏題覆再奉今旨查偏沅撫臣陳睿謨咨到臣時已爲八月初七日正臣兩粵與楚兵搗巢之日也隨據廣東監軍道臣劉士禎轉白撫臣陳睿謨手書云粵有林李各兵不必調鄭兵等議臣又持書會確而破巢之捷卽至矣已而撫臣陳睿謨手書亦云兵已萬餘不煩鄭將遠來總之楚寇以二源爲根窟撫臣見根窟一破餘黨易殲所以有根除而枝葉自散之說也自南澳至衡永遠在三千里外聞鄭芝龍報已

東裝而收拾糧器紆迴水陸尙需四月既經撫臣再議不敢不奏明以聽聖裁也至東粵舊兵六千止給行糧新募狼兵尙兵近千則行月兼支皆臣與藩司臣姜一洪百計措處不敢仰事呼籲以損正賦目前破巢之後據撫臣書止畱廣東兵六百各近又按南贛撫臣王之良會稿云臨賊甚繁勿令借民掩賊尙貽後患等語臣聞而惴惴恐六百兵不成一旅未便深入有濟議畱二千以資協勦餘寇計行糧亦無多也臣繕疏將畢接邸報見有客兵進止俱著稟成沅撫之旨臣謹再一面咨送粵兵二千聽沅撫酌議間不敢不一併奏明謹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具題十月十三日奉 旨兵部知道

續報勦寇捷功疏

題爲續報捷功以明終事以慰聖懷事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後據各路道將續報擒斬楚寇餘黨等因到臣該臣看得二源一破寇渠駢首楚粵之人歡聲雷動而外寨之賊固已魂消隳息矣但一二遺渠或鼓煽餘黨再至然灰不無可慮隨檄將士畢力搜勦間據報擒斬渠從纍纍不絕遂使九嶷深山數十載負固之窟爲之淨掃豈非西南一大快舉哉參將成大用初八日夾攻紫獠源獲賊級五百餘顆并斬賊首周龍宇又設伏拏獲賊首金華美捷功至二十六日塘報始到乳源故不及繕入前疏中合行補報以憑彙叙是役也四省大兵先後共舉斬級以數千計乃一渠之級而報有疑似一日之功而報有遲早或倉皇中未及詳覈但旣經塘報前來不敢不據實題報以明勿欺而實則隣封協勦止圖除害耳夫楚害不除粵禍未已今旣巢傾渠斬大難已夷不以遷延致

滋蔓粵實邀有厚幸若功級之獲何分彼此卽偶有疑似如賊目陳朝龍前疏已報經施王政斬獲後沉將貢王猷復報擒斬朝龍但虛公一勘情實自見其關各將士之功賞者總細事也臣前疏題畱東粵兵二千協勦餘寇遣南贛撫臣王之良移咨湖南監軍道李嵩催文繼至臣隨飛促各將繇大橋回連州出星子以應之旋又據監軍道劉士禎呈稱接湖南道李嵩手書止兵以大賊巢已完其零星者易爲力傳偏沉撫臣陳睿謨意似不必再煩兵者臣仍一面咨偏沉撫臣陳睿謨撤兵外不敢不一併奏明者也總之楚以餉艱未能畱兵且賊勢委漸靖盡卽東粵兵六千之入勦二源者皆自裹行糧誠有見源賊衆劇非大兵不克蚤濟殫力勉辦毫不敢作秦越視也若林宏李相兵在宜臨時曾支數日行糧當另行咨楚開銷茲因題報而并及之除道將功次另疏彙叙外

謹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贊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北湖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睿謨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徵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陳昂真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林銘球具題伏乞勅下兵部施行謹題請旨崇禎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因山東寇警中途失悞又于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補題五月二十日奉 旨兵部知道

